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鴿詩。
白雲渺渺迷歸路，春草萋萋泣路歧。
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犂犢聽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
父老驚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
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孽殫。
寄話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滿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
卻怪登車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
不見冠彈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
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
魏齊方睥睨，阮籍益猖狂。
形影悲相弔，音書夢已荒。
古人不可

作搔首問蒼蒼。

宿旅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喧譁土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呈大兄三首

長途連袂若爲歡，只尺京華不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相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遣離憂減客肌！

其三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壘

與兄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修省業因微，假意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著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疾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鶴鴒原上了前因。

付遜之兒手筆

吾以直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噴喜任意，驕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童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囚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累積，且吾此番消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妝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閒。此桑梓之義，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

吾苦生不能盡養，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離遠。（哀哉！）

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幾歷分至，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微渺。乙丑春冬，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

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璫也。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露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不覺淚涔涔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占當有急兵起輦轂下，然國家福祚如天，保無他慮，其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發，楊左魏之凶問至。攷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璫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星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璫之權至矣，何用爭乎？豈將殺周顧二公耶？』翌午，而周卒死，顏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魏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廿六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夾槓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偃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

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黑而顛禿，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楊公鬚白爲最。頃之，至應事前，俱俯伏簷溜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顧之右，顧居楊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畢，還獄。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詫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勤五日一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曉曉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衆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其上，而楊公獨甚。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是日，公始知璫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王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而無回聲，左公聲啾啾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拶敲五十。魏呼家人至前，謂之曰：「吾十五日已後，聞殺食之氣則嘔，每日只飲寒水一器，蘋果半隻而已。命盡想在旦夕，速爲吾具棺，然家甚貧，無能得稍美者，差足掩

幣可也。』家人守其言，以十五金買柏棺以殮。

二十日，中丞家人送飯，芽茶中雜金屑以進，爲獄吏所覺，家人輩俱默逃去。中丞嗣後遂絕傳單者矣。

二十一日，比較。村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顯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令奴輩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留云何？」楊公舉頭欲辨，而口不能言，遂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楊左投戶限之外，臀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昇入。左公轉回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溼重倍常，且盡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全刑，顯摻敲五十刑畢，顯純呼牢獄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爲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次則顏紫，又次則郭二，劉則真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顧公獨受廿棍。是日，獄吏猶稱犯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遂呼犯人。

二十九日，比較。三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

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藉以布褥，裹以葦席，束以草素，扶至牆外，臭徧街衢，尸蟲沾沾墜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顧公用夾刑，槓十五；周穆，敲三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顧公用拶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賊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爲易。

十四日比較。周公賊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故前一日，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關王廟，鎖頭，頭紫，手斃之。是日，顯純上

疏云：『周某病劇。』上命撥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賊完，裹巾結襪，

逍遙獄中，方怨顧賊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恙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顧公用桡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片紙報顯純云：「顧大章大病。」客雜與人中竊窺之，不覺涕淚沾衣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顧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幾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顧兩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畢，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詩二位爺講話。」遂著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顧公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遂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密語客曰：「堂上已勒顧爺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顧公棍三十，桡敲八十。

初六日，顧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躑躅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奈何？」客曰：「然會當有變。」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踞案厲色如前，呼顧公曰：「爾十日

後復當至此追賊。』蓋六君子之禍，顯純頗有力；暨用刑之楚酷，死期之緩促，又顯純獨爲之。畏顧公到部發揚其惡，故以追賊之說相嚇，欲令其不敢言。此日不西，亦斷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朝，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革席；顧公北而跪，反覆辨論甚直。而十人承璫命，竟擬斬刑；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璫之虐焰一至於此！是日，璫遣聽記人立司官之後，審畢，十人旋以連名帖及獄辭付去，禮恭甚。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鼓後服毒不殊，次夜投繯而逝。

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謄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竊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

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冀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紫所竊。紫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把，扁豆莢斤許，及蘋果五六個而

已。

魏公受刑較之楊左爲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伸屈。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僵臥不能起，陰囊大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故竟死。唯受一棍，唯夾拶二刑加三五番而已。其壻云：「錦衣李不矜左右之。」袁公賊上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爲少。

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弈以自遣。家亦饒，弟姪輩又悉心幹理，故萬金不四十日而具。

周公賊完日，鎮撫匿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必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爲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固懸直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賊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竊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嘗聞鬼不得見日，今幸片時未死，當快視之。」未幾，周至，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談何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

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尙留榻下，何至瞽瞍乃爾？」恩慨然曰：「吾亦作數行可乎？」死後其家人所得遺書，蓋顧孟二公亦合謀以促之云。

周公家書一通，向藏顧公處；周死，獄情加嚴，無從得出。顧作繩字帖密付客，客持金俟詔獄後，戶至周尸出日，厚賄獄卒獲之。後客南還，託友人寄其家。前此周氏合宗竟不知公有遺墨也。

顧公對簿後，遂病創臥，至七月中，方能行履，右股瘡潰，中墮腐肉一塊如小鼠。

顧公發刑部日，謂客曰：「吾向在詔獄中，如有人扼吾之吭，不令吐一語；自分從來鬱勃之氣，無從得伸？今來西曹，雖無多日，然顯純之兇惡，及下毒手者之姓名，播之天下，傳之同調者之耳，異日世道復清，此曹斷無遺種，吾目瞑矣！」

顧公平生佞佛，於生死之際，了無畏怖；見家人啼笑，輒大笑曰：「淚緣情生，任情則爲人天種子，不能上蓮花寶座，汝輩慎勿作兒女子態！」

顧公到西曹，一意求死，客勸之從容觀變，公曰：「吾自八月初，已作處置家事一二紙，函之又開凡五六次，思無剩語，第易署封時日，彼時已實革囊於度外矣。且丈夫不再辱，吾向爲顯純所毒，恹恹不已，忍再見其面乎？惟速盡爲快！」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贓多少，報數訖，鳴鼓升堂而坐。坐定，開獄呼各犯官到廳事前跪伏，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贓。

鎮撫納贓，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鎮撫刑具凡五：一械，堅木爲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

脫，入獄則否。凡殺中，惟械手則甚便，故周公之死，郭賊誘之上堂，上堂理應著此物也。

一鐐，鐵爲之，卽銀璫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

一棍，削楊榆條爲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椶，用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椶，兩人扶受椶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椶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椶三副。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槓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從右畔猛力敲足脛，吁可畏哉！宜諸君子之足皆流血灑地也！此客

習見之，非關譬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蒼頭踉蹌道上，知者皆爲之飲泣。

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爲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璫所甘心者也，廣微實力圖之；周、袁、顧，則馮銓續爲之者也。彼時銓新入政府，感璫之特遇，故殺三公以當謝。京都貴人言之，向與銓爲龍陽之好者也。

楊左、魏璫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於揚左分其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鎮撫每當比較日，璫遣聽記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虐。一日聽記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回，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賊，得伏脇下細語。顯純後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不許爲方言。

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畢至時，則奕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瓣，獄卒皆驚，以爲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嘆曰：「芝端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墮之。

附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惡富貴，鄙夫遇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饒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涿間，訪田荆其人，掄千秋契道。

中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藉令在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唏噓憑弔，可當吾世而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與輿夫馬圉相歡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顛末。諸公亦竊知客爲有心人，遺言遺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寃諸君子之事，爲邏者所察，蹤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盡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間所傳天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天變雜記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涌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室平沈。東至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

圍十三里，盡爲齧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蕩疊，穢氣熏天，瓦礫盈天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

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卽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肆行之狀，舉國如狂，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科道意火藥局失火，緝拏姦細，此真兩百年來未有之大變也。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霹靂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久未散云云』等語。

后宰門火神廟，棟宇巍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一番細樂。如此三疊。衆內侍驚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跳入，忽見有物如紅毯，從殿中滾出，騰空而上，衆共屬目；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早，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扇不開，此日鎖鑰俱斷。有一喬老兒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闔，自疑痰暈，曰：『不好了，我中風了！』急覓路傍一酒櫃靠定。少頃明亮，

擡頭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蓋眉。細看之，俱是歹補，各面面相覷而散。

屯院何廷樞全家覆土，長班俱死。屯院內書手雷該相與拈鉞，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書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擺裹之，騎驢而去。

前門一賣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褶搖擺，途遇六人，拜揖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其人號周季宇，一說頭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黏住，猶動眉毛，又黏在一處，尤異！

潘雲翼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不見面。夫人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天井，其房一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進衙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麒麟，近在頭上，一驚墮馬傷額，方在嚷間，東城忽震。

嘉興項家不損牆屋，壓死一兒，養一駿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馬馬。」

有一人姓王，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響亮，椅桌迸裂，拾一鐵彈，稱有三斤四兩。粵西會館路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無踪跡。

初六日五鼓，東城有一赤脚僧沿家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人見一白髮老人走出走進，知是草場土地也。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響之時，駿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固壓傷一腿臥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條褲子者，有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屋至東華門，坍塌稍緩，聞內閣格窗，傾毀殊甚。

官府新推總兵拜客至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和馬同長班七人並無踪跡，聞其馬乃千金者。

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逸，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喧嚷，似聞點名之聲。

王恭廠一小太監初五日給假城外省親，初六日早，至廠見團圍軍馬圍住，聽得內邊云：『來一個網一個。』疑是駕上擎人，此太監飛奔回家，行出城，響聲大震。

大轎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縉紳傷者甚多，而董可威，邱兆麟，牟志夔，爲甚；但無致死者。壓死奶奶公子愛妾者，難以枚舉。此變幸在日間，若發於暮夜，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住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皂隸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冊。』

四月二十七日午後，有雲氣似旗，又似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亙天，光初白色，後變紅，經時而滅。後五月初三日，又見如繼，其色紅。初四日，又見如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蚩尤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於前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螢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京師鬼車鳥晝夜叫，及月餘，其聲甚哀，更聚鳴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

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丞恩寺街有女轎八肩過，震後止見轎打壞在街心，女客轎夫俱不見。

元宏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爾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寓石駙馬街，與一陳姓者相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繫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脚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傍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腰上鎖二鎖。」鬼卒與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飯，地動，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尙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挂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達使長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薊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池中掘出二人尙活，問之，云如醉夢。

人迷變略

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獠，五百義孫之屬。所讎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鑄，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

江南旣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

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

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先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卽以送起元文送之，暨恨切齒，遂與李實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

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鄆者，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帕云爾。

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鐺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

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旣

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緋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人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跳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諸尉競揮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卽顏佩章，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喧聲震地，堂下萬履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罵上人。』遂巡俱卻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而墮死，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

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章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

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其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

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脇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或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銓，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

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

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植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牌曰：「我極恨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擲其片肉，擲堵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復社紀略·專載

自制舉藝之法行，其撰著之富，單行可傳，無如臨川陳大士際泰。大士與其友羅文止萬藻，章大力世純，艾千子南英，實共爲此學。三子者僅舉於鄉，大士久困諸生，未遇也。金沙周介生鍾始以制藝甲乙天下，其推重者曰臨川，曰萊陽，宋九青政父子兄弟治一家言，於臨川不及也。然最以科第顯。蓋介生爲此說踰年，而吾師張天如先生諱溥，從婁東往，復社之舉自此始。

初，先生起里中，諸老生頗共非笑其業以爲怪。一時同志：蘇州曰楊維斗廷樞，曰徐九一汧，松江曰夏彝仲允彝，曰陳臥子子龍；而同里最親善曰張受先采，讀書先生七錄齋，海內所目爲婁東兩張者也。受先舉戊辰會試第三人，九一進史館，是爲崇禎改紀之初年。先生以貢入京師，縱觀效廟辟雍之盛，喟然太息曰：「我國家以經義取天下士，垂三百載，學者宜思有表章微言，潤色鴻業。今公卿不通六藝，後進小生剽耳備目，倖弋獲於有司，無怪乎採人持柄，而析枝舐痔，半出於誦法孔子之徒。無他，詩書之道虧，而廉恥之途塞也。新天子卽位，臨雍講

學不變斯民。生當其時者，圖仰贊萬一庶幾尊遺經，砥俗學，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黨乎？』乃與燕趙衛之賢者爲文言志，申要約而後去。

受先旣筮仕臨川，綱維張設，一以古循吏爲師。先生歸，盡發篋中書，視其傳寫之踏駁，箋解之紕繆，點定而鈎貫之，於制舉藝別芟訂以行世。顏曰：表經曰國表，昭本志也。楚熊魚山先生開元用能治劇，換知吳江縣事，以文章飾吏治，知人下士，喜從先生遊。吳江大姓吳氏沈氏，深館舍，庇飲食於其郊，以待四方之造請者；推先生高第弟子呂石香、雲字爲都講。石香好作古文奇字，浙東西多聞其聲，而湖州有孫孟朴、淳銳，身爲往來紹介，於是臭味翕習，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秦晉閩廣多有以其文郵致者。先生丹鉛上下，人人各盡其意，高譽隆洽，沾丐遠近矣。

三年庚子省試，胥會於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試爲江西姜燕及先生。榜發，維斗襃然爲舉首；自先生以下，若臥子及偉業輩凡一二十人。吳江吳來昌之時亦與焉，稱得士而大士同時始舉于其鄉。主者從廢卷中力索之始遇，燕及先生猶以不得介生有餘恨云。四年辛未，偉業舉禮部第一，先生選庶吉士，天下爭傳其文。而艾千子獨出其所爲書相訾警。千子之學雅自命大家，然於其鄉南豐、臨川兩公之言，未嘗無依據；顧爲人褊狹矜愎，不能虛公。

以求是。嘗燕集弇洲山園。臥子年十九。詩歌古文傾一世。艾旁睨之。謂此年少。何所知。酒酣論文。仗氣罵坐。臥子不能忍。直前毆之。乃嘿而逃去。已復僑居吳門。論定帖括。挾異同。賈聲利。故爲抑揚。以示縱橫。非其讀書本指已。先生旣篤志五經諸史。不復用制藝與千子爭短長。獨取其折衷於介生。

介生之從兄曰仲馭慶。南司農郎。著風節。解官講授南都。兄曰簡臣銓。才不及弟。與彞仲。臥子同舉丁丑進士。介生生平執友。大士七十登第。九青已踰九卿。駸駸公輔矣。介生淪落諸生。自如也。先生初以少長兄事介生。旣顯貴。傾介生客。顧修舊節。唯謹於事。必首介生。而已爲之下。介生亦不以貧賤故。少有所抑損。世稱友道。以周張爲難。受先旣謝病歸。先生亦謂假還里。公廉於郡邑。無所私謁。先生性好士。窮鄉末學。粗知好古攻文。輒許與不置口。賴其獎擢成名者數十百人。臺使者視所言以爲取舍。以此附麗益衆。或稍乘其氣凌藉於人。而士之不見齒錄者多。褊心不能無望。受先卽遇同輩。亦多所摩切。敢爲激發之行。數以古法治鄉黨。閭左銖兩之奸。輒誦言誅之。若惟恐其人弗聞知者。兩公性不同。相愛見則互教誠所不及。介生臥子亦貽書歸之。然終不改。

當復社未起時。吾郡虞山錢牧齋。吳門文滿持。姚現聞三君子由許璫召用。牧齋以枚卜

爲烏程相許奏罷歸。其同時奏對稱旨，先烏程大拜者，陽羨周挹齋先生，主辛未會試，在先生及偉業爲座主，自以位尊顯無所稱于士大夫間，欲介門下士以收物望，尋謝政得請。而烏程竊國柄，陰鷲慘覈，謀於其黨刑部侍郎蔡奕琛，兵給事中薛國觀，思所以剝刃於東南諸君子。先生搯腕太息，蚤夜呼憤。其門弟子從者嘗聞來者，具得相溫陰事，名爲廉潔奉法，實縱子弟暴橫鄉里，招權利，通金錢。先生引滿聽之，以爲笑謔，語稍稍流聞相溫。時盛修鄒虞山，思一舉并中之，未得間也。會上憂耳目壅闕，詔吏民極陳時政闕失，山陽一妄庸武生上書言事，躡拜吏給事中，海內輕躁險陂之徒，競思鉤奇抵巇，以封事得官，相溫陰計此便，遂鉤致陳履謙，張漢儒與謀。履謙，漢儒者故虞山胥吏，有罪亡命入京師，而政府遣腹心延之東第，密受記，告牧齋及其門人瞿公式相所爲不法，相溫從中下其章，銀鐙逮治，而復社之獄並起。

先是郡司理閩周之夔，宿名士，與兩公爲舊好，而太倉守東粵劉公士斗皆辛未同年，相厚善。郡司以他事與守相失，陰中守於漕御史，御史顯以郡章聞守有惠政，兩公挽之不得，進讓周，俾無所容。周內慚，困懟甚，曰：『若我故人，遇事不右我而衆辱我！』持兩公所爲軍儲說顯相詰，而軍儲本由一邑規便益建請，事亦未施行。於漕政無所得失，雖假借相摺拄，不能有以難也。周性卞急，又以蜚語構間，顛嚙日甚，上臺亦浸厭之，尋發狂易疾，乞養去官。州人陸文

聲者黜僧無行，嘗招搖取賂受先執而扶之，知當國方讎復社，逸入都，就張漢儒同邸舍，夤緣得謁見國觀，拮據兩公事十餘條，踵漢儒上章誣奏。上疑兩案難併逮，下提學御史山陰倪公元琪驗治。倪公賢者，卽蘇松道慈溪馮公元颺所讞，以奏曰：『臣奉詔董諸生，而復社多高材生，相就考德問業，不應以此爲罪。文聲挾私憾，瞞闕抵毀，熒惑上聽，所奏故不以實，昧死聞。』有詔，并元颺鑄級調用。相溫自謂怨已構事，終遼緩不決，文聲小人，語不足動上聽，知司理老悖失職，可以利啗而動也，嗾奸弁李應實條奏內詰之，夔去狀，微開其端，命奕琛召而挑之，若來，故物可引手致，而之夔以母服走七千里伏闕上書矣。

往者邑子不快於社事，謂先生以闕里自擬，曰配，曰哲，傅會指目。先生門下士以古文書誌表，誤配作妃，尋手自竄定，其本已有流傳者。之夔草復社或問，遂大書之，訐爲僭端。又無名氏詭託徐懷丹檄復社十大罪，語皆不經。之夔入京師，執二書爲左驗，先自言爭漕棄官，語侵撫臣張公國維，按臣郝公彪佳，坐以黨私壅蔽，於溥采則危言醜詆，陷不以軌，賴上神聖，疑其太切，當有詐，章下所司如前。之夔修飾或問及檄，謀再上，而陳履謙、張漢儒爲東廠緝獲事，榜死長安右門，盡得溫相關通狀，坐罷免。宵小爲失氣，之夔竟不得官，文聲去爲道州簿，賊敗瘦死。

未幾，薛國觀以庶僚得政察，奕琛與里豪吳中彥者交，私受其金爲鬻獄，南御史成公勇發其事，以指縱疑先生，謀益急。吳來之昌時爲禮部郎，移書先生曰：『虞山毀不用，湛持相三月卽被逐，東南黨獄日聞，非陽羨復出，不足弭禍。今主上於用舍多獨斷，然不能無中援，惟丹陽盛順伯可與謀。』順伯時客先生所，故與介生嫺舊，雅負權譎，見其書奮曰：『來之算誠善。顧非公言莫足鼓動者，某旣銜命矣。』先生嘿不應，來之以己意數申款問，遣中貴人，卒不能得要領，間刺探一二禁密語，疏中數爲人傳說，沾沾自多，公卿固側目。國觀以私人王陞彥賂遺事發，敗下北司，考竟得罪。陞彥雲間人，出自吳氏，國觀微疑語洩，以及此禍，將死，語監者曰：『吳昌時殺我。』語上聞，來之不以爲憂，顧色喜，已而陽羨果召，召出自上意，初非有他也，而來之自謂謀已行，視世事彌不足爲。

先生前十日屬疾卒於家，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諡曰仁學先生，崇禎十四年辛巳五月也。其十一月，蔡奕琛以賄國觀前事逮訊，不肯入獄，抗章自認爲復社諸人構陷，以舊邑令丁煌語爲徵，取復社或問及檄增益上之，且因以并攻虞山曰：『復社殺臣，謙益教之也。』陽羨方敦趣在中道，時相爲調旨責三人具對，謙益奏曰：『臣先張溥中進士二十餘年，結社會文，止爲經生應舉，臣叨任卿貳，不應參涉，奕琛以舊輔溫體仁親戚，疑臣報復，其坐王陞彥事，自有

容斷，非遠臣所得與知。『采奏曰：『復社之起，在臣令臨川日，自此杜門病廢十年，謂復社是臣事，則臣非其時；謂復社非臣事，則張溥實臣至友。』上覽其詞直，置弗問。而奕琛坐本罪論戍，再用御史劉熙祚言，言先生所纂五經疏大全，及禮書、樂書，名臣奏議數百卷，繕寫進覽。人皆謂先生著作之才，見嫉時宰，不獲盡史職于生前，僅得受主知于身後，可爲國家人材痛惜！然先生死而讒口嗷嗷，猶追仇其地下之骨，幸蒙天子瀚雪，又并其遺書拭拂之，于以見稽古之不容泯滅，而海內爲之興起。此乃斯文厚幸，而先生之夙志也。

先生嘗密疏救時十餘事，要陽羨以再出必行，會上虛己，屬任師相，蠲逋租，舉廢籍，撤中使，止內操，政多可紀，悉當時所笏記。識者皆追功先生，而頗恨其身歿不究於用，陽羨亦以此不終云。

來之不知書，粗有知計，尤貪利嗜進，難以獨任。比陽羨得志，來之自以爲功，專擅權勢，陽羨反爲所用，山陰江北諸君不能平，面責數來之于朝。熊魚山則復社初起時所宗，來之以邑諸生親受獎遇者也。至是官棘寺，爲國是異同，延擊首臣，忤旨杖闕下，繫詔獄。來之力能俾政府申救，顧不肯強諍，陽陰唯諾，漫具臺贖，示調解而已。無何，御史發來之他罪，首臣爲所罪累與俱敗，事具國史。

介生癸未成進士，選庶常，踰年國亡，不能死，污僞命南奔，伏法于金陵。仲馭以鈎黨，賜自盡，受先爲經紀其喪。仲馭之講授南都也，懷寧阮大鍼故奄黨，傾危喜結納，仲馭令其門人檄之出境，阮緩頰輸平，弗許。介生常一遇之于杯酒間，少弟我容後至，語不合，推案壞坐，坐者皆失色。介生徐引去，不爲謝。阮銜之次骨。山東劉澤清故羣盜也，旣貴，陽幕知名士，奉書五百金，虛左席以邀致介生，介生卻其幣弗往。宏光中，此兩人中擅威福，南士甘心復社，迎合當事之意，流傳增飾，取不逞詞傳生口中，二憾交作，遂伏首惡之誅，乃并至仲馭，不免。人始知介生應死，其殺之未必盡得其罪。仲馭剛腸疾惡，橫爲匪人所害，後世必有紀其事者，可無憾矣！介生以一念濡忍，緩于引決，重爲用事者齟齬，蒙彼惡聲，殞身獨柳，使先生在，必爲噓唏掩涕，恨其舍生取義之未能，而身名併滅，貽天下戮笑也！

明年南都覆，九一彝仲，臥子，維斗諸君子，或抱石沈淵，或流腸碎首，同時老成俱盡；而受先爲邑壘里猾乘亂標擊，剗刺幾無完膚，絕而復甦，又兩年而病歿于避迹之荒野。其老儒佚叟，零落僅存，於往事都不復記憶，亦罕有能言之者矣！熊魚山流離南國，削髮祝融峯下，攜柳栗來吳中，縛禪靈巖山寺，號藥庵和尚，今無恙。余故輯而存之，其姓名宜書者，附見于篇。

復社紀事·專載

目次

總綱	一六七
卷之一	一七二
卷之二	二〇五
卷之三	二二二
卷之四	二四一

復社總綱

〔戊辰〕崇禎元年：

上年丁卯，張采中式經魁。

張溥恩貢。

周鐘選社十三子文。

〔己巳〕崇禎二年：

尹山大會。

溫體仁入閣。

用內臣。

蔣德璟授編修。

黎元寬，周

鏞俱禮部主事。〔周南主〕

張采授臨川知縣。

徐汧，金聲並庶吉士。

〔庚午〕三年：

鄉試，楊廷樞中解元。

張溥，吳偉業並經魁。

吳昌時，陳子龍並中式。

金陵大會。

〔辛未〕四年：

會試主考周延儒。

會元吳偉業。

會魁張溥。

楊以任，馬世奇，成德，

管正傳，周之夔，劉士斗並中式。

殿試，吳偉業榜眼，張溥庶吉士，周之夔

授蘇州府推官，劉士斗授太倉州知州。

錢龍錫戍定海衛。

吳偉業疏

參蔡奕琛。

〔壬申〕五年：

張溥給假葬親歸。

虎邱大會，張溥爲盟主，合諸社爲一，定名復社，刊國表

社集行世。

十二月，周鏞疏諫用內臣，奉旨削籍。

〔癸酉〕六年：

六月，周延儒馳驛歸。

溫體仁爲首輔。

鄉試，姜曰廣爲正主考。

陳

名夏，胡周齋，歸繼登並中式，劉侗在北闈中式。

〔乙亥〕八年：〔甲戌七年事未詳〕

行保舉。

七月，文震孟拜大學士。

撤回內臣。

召起劉宗周，惠世揚，

黃道周。

十月，文震孟閒住。

何吾騶致仕。

〔丙子〕九年：

二月，三科武舉陳啓新建言，授吏科問。五月，監生陸文聲疏論復社。

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旨逮奪情，召起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八月，孫以敬，周家玉並中式。

〔丁丑〕十年：

會試，孫以敬中式。

〔戊寅〕十一年：

吳昌時授行人，拜首輔薛國觀門下。

薛國觀疏題監生王陞彥爲中書舍

人。

〔己卯〕十二年：

三月，考選，吳昌時授科，欽改禮部主事。

鄉試，趙自新，張若義，吳晉錫並中

式。

〔庚辰〕十三年：

會試，胡周鼎中式。

四月，黃道周，解學龍下獄。

六月，給事中袁愷疏參

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輔回籍，冢臣傅永淳，少司寇蔡弈琛俱下獄，葉有聲亦下

獄。薛國觀卽訊。十二月，吳昌時給假歸。

〔辛巳〕十四年：

二月，黃道周戍辰州衛。三月，楊嗣昌自縊于軍。四月，召起閣臣周延儒，賀逢聖，張至發，辭不起，延儒逢聖應命。五月，張溥卒。六月，薛國觀賜死，中書王陞彥乘市，各藉其家。

〔壬午〕十五年：

二月，吳昌時起官禮部主事，尋改文選司郎中。黃道周復職。皇極門黏貼二十四氣。欽點吳姓，陳演，黃景昉入閣。下冢臣李日宣于獄，并及司官。

〔癸未〕十六年：

四月，周延儒視師。九月會試，會元陳名夏。吳易，張若羲，黃淳耀，周鐘，朱積時中式，時賊勢孔迫，故改試期。十二月，周延儒賜縊。吳昌時乘市。

卷之一

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義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卽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爲學問之地，馳騫之徒，亦以是爲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粵稽三吳文社最盛者，莫如顧文康公之邑社；社友十一人，如方奉常、魏恭簡輩，後皆爲名臣，可謂彬彬者矣。嗣後歸希甫有光爲南北二社，一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若李廉甫、方思曾、吳秀夫，以時文步古文之脈，實自廢城始。

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改爲知社，而後顧實甫、王幼文繼之。後先增美；後稍中衰，王淑士、張宗曉，遂起其靡。遺清堂稿出，顧九疇爲海內所宗，次之則推豫章、郝仲興、邱毛伯，稱作家。陳大士際泰，費無學而隱，爲一時文雄。吳門文文起，姚孟長、彙邱陳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羅文止萬藻，諸稿爲一帙，謂之江右奇文。由是天下皆推豫章。同時中洲吳櫛、稚鍾、梁溪馬君常、世奇、武林宋羽、皇鳳翔，並號文章宗匠。已而撫州章大力、世純，以善會

南豐湯若士之學顯，其時月旦謂之陳艾章羅海內業制舉家爭延致之，以故千子與萊陽宋九青玖大力與景陵譚服膺元禮同硯席，天下羨之如神仙。然熹宗定大力舉子，鄉墨義出，遐邇奉爲法程。迨甲子，艾得雋，而以策論譏訕時政，與主司同受罰，天下不惟重其文，兼重其人，于是司清議者易其稱，又謂之艾羅陳章云。

四子之學各有短長：大士優于時藝五經，文能補箋注所未備，而拙于古文詞，然其時藝即古文，亦其才然也；章羅皆法晉魏，而大力用意勝，時失之俚，文止擒詞勝，或流于靡，兩人相師而不能相通，亦限于才耳；千子進取秦漢唐宋諸大家，講開闔變化，首尾埋伏之法，卓絕一世，獨于制藝斤斤格套，不出前人窠臼，但以善于訓詁，切于脈理，選義出，舉世羣然師之，吳越浙南以外，俱奉爲準的云。

周介生鐘，金沙望族，神廟時，鐘祖于德登進士，爲貴宦，伯應秋以解元聯捷，維持泰時，踵發一時，鐘父紹詩困于諸生，有子四人：長銓字簡臣，仲卽鐘，叔鎔字我客，季鉞字我成。讀書尺木居，昆弟相師友，簡臣少魯而攻苦力學，惟介生敏穎絕倫，角卯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纒纒萬言，有倚馬之目，諸昆仲皆莫及也。房選華鋒出，時尙一新，天下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矣！

艾千子乃作書與介生曰：『今日制藝一道，賴兄主持，真如日月之中天，萬物皆覩！但文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卽降而出入于歐蘇韓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固秦漢之的脈也。今也不然，爲詞章者不知古人爲何物，而襲大力，大士輕俊詭異之語爲之，甚至造爲一種似子非子，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沾沾然以爲真，大士真大力已！夫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疎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俊也，巧也，排也，此宜有識者所共知矣。弟杜門山居，兄郵中以選目見示，互相參訂，必有不可刊者。』介生得書，以成弘諸選，封緘相質，至慶歷而後，仍任己意，間涉時趨。選本出千子，大不悅，復書致介生，力爲責難爭論，謂其過于夸汰。嗣是江左聲氣稍與江右別，而介生所謂隨聲附和，而不復與千子參訂。介生謂兄簡臣曰：『鄙儒不知時變。』從此亦不復通問矣。先是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鳴時，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爲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益擴而廣之。上江之徽、寧、池、太，及淮陽、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焉。因名其社爲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遙相應和，于是應社之名聞于天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人。父太學生翊之，翊之兄輔之，以進士由兵垣歷官大司空。翊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爲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於翊之。溥瀧血書壁

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場蒲屨兒，何能爲？」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而曉，因病黽時三吳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之省，獨與張采訂交。采字受先，號南郭，以善戴氏學有聲饗序，溥延爲館賓，讀書七錄齋。時婁文卑靡，兩人有志振起之，溥矯枉過正，取法樊宗師，劉知幾，歲試乃躡。聞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之，三人一見，相得甚懽，辨難互晝夜，訂盟乃別。溥歸盡棄所學，更尙經史，試乃冠軍。

溥矜重名，采尙節概，言論丰采，目光射人，相砥濯自礪。時魏璫敗，鹿城顧秉謙致仕家居，方秉鐸于婁中，溥與采率諸士驅之檄文膾炙人口，郡中五十餘人斂貲爲誌鑄石，由是天下咸重天如，受先兩人矣。始周介生之應社，社目若茂苑揚維斗廷樞，徐九一，汧，常郡荆石，兄良，虞山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吳江吳茂申，有涯，吳來之昌，時，松郡夏彝仲，允彝，陳臥子子龍，及閩中陳道掌，元綸，蔣八公德璟，咸在列，而獨以凡例爲天如手定，蓋兩人相信，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合也。

丁卯，受先九一，與介生弟鏞，皆鄉舉，而羅文止，蔣八公，各舉于其鄉。明年戊辰，溥以覃恩選貢入京，受先第三，九一，八公皆告捷，江西黎友巖，元寬，已冠禮闈，爲主試所抑，置之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溥廷對高等，諸貢士入太學者，俱願交懽，溥爭識顏面，因集諸多士爲成均大會。

是時宇內名卿碩儒，前爲崔魏摧折，投荒削逐者，崇禎新政，後先起用，聞溥名，皆願折節訂交。騷壇文酒，笈筐車騎，日不暇給，由是名滿京都。已而德璟授編修，沂考庶吉士，元寬授禮部主政，鑣授南禮，采授江西臨川縣知縣。采初期得館選，不意失之，及尹臨邑，轉黜爲愉，曰：「人臣致身，何官不可效，吾今入文學禮義之鄉，得挹羅一峯，鄒守益之高風，與聞良知宗旨，相與切劘道學也。」遂與溥歸，偕同志揚圻社事，而後赴任。由是海內同人翕然共宗天如矣。

艾千子時客齊魯，聞之遽蒞吳門，約同周介生往會，互證文體，衡定是非，欲兩挫之，而獨伸其說。時陳臥子才高意廣，而與之爭辨，扁舟逆之吳門，各持所是，語多不合，日晷移影，乃退。臥子復手書詰難，稱詞宗旨崇重，鳳洲空同。艾持其瑕而折之曰：「向在婁江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曾諸公，而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以爲足，卽評隲他文亦未當。蓋足下未嘗讀古人書，故欲足下讀書十年，學漸充，心漸細，而後可也。及足下行後，友人持足下悄心賦至，如此乃昭明文選中之卑腐，歐曾大家力排之者，足下斤斤師法之，無怪乎侈口罵歐曾宋景濂，罵震川荆川也。足下謂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其究竟則歸重王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而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爲左氏司馬氏則已，若真爲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曾諸大家何由法？」

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理，方言俚俗，而沾沾自以爲秦漢，則足下之極賞于王李者耳。不佞方由歐曾以師法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歐曾，所見不亦左乎？」

『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迂。」夫文之法最嚴，嚴孰有過于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泥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法也嚴而不可犯。」間嘗三復，以爲至言。宋之文由乎法，不至于有疏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當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而潦草如是，不已過乎！乃若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餽釘以爲詞，蓋去夫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滯，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

『足下又痛詆昭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嚴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李則歸王，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受其詆訾，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者，三君子之力也。其文縱不及韓歐，乃遂不如王李耶？至于宋景濂、高祖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多出其手；國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以應制，故不甚訾，要皆師摹』

歐會不可誣也。足下試取其敍記傳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

『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未至震川，至震川駁之未晚。貴鄉有婁子柔，名堅，陳仲醇，名繼儒』兩人，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宜贊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十年讀書，與不佞論文，未爲晚也！』

臥子得書，甚復作報言。彝仲懼其傷正，手疏千子，言兩人之書不必外傳，以滋物議。

歲戊辰，諸家房選出，若馬君常，宋羽皇，吳巒雉，項仲昭，荆石兄輩，各有選本，千子皆無譏焉。獨取天如所選表經，詆毀之。其房書刪定序曰：『今世舉業家所據以爲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以後立言之士，莫不由之，何獨至今而疑之，而有不然者？史自左邱明，觀固止已，然其職官氏族，戰攻治亂之法，與舉業之文，既不相入，至其風度格韻，駢驟跌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爲盜于舉業者，徧天下，而卒未有入左氏司馬氏之室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爲長，則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黃老農墨刑名縱橫之異，其大旨既悖謬于聖賢，學者未能考正古人，則雖晉魏隋周，依託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爲所欺。甚則以劇秦美新之楊雄，而羣然尸祝之，習其書，效其詞，比于周孔，離朱罔兩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學也。善夫，目不識諸子，而剽竊人言者，卽以是人爲

諸子及其不足，則雕飾僞辭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責。其有黠者出而晦之，于史不能于子不可，又逃而曰遵經；夫遵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之者庶有詞矣。雖然，亦有以古之爲經者告之乎？古之爲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資，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本之樂以動其機，若稽古而後爲學，乾坤九六而後爲易也。」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爲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矣。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強吾意以就經，况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悞用其四，而號于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爲穢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舉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吾以爲此皆空疎不學之故也！」

「富人鏹萬鎰，臧獲萬計，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邨，稍稍溫飽，得一金而張皇色動。又有婁人丐夫焉，飢寒迫之，不得已而爲盜，爲大盜則剽富人之藏，不能爲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販之。遇水旱凶荒，則三家邨之溫飽者且將爲婁人丐夫矣；婁人之爲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于刑焉。今之爲文，何以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夫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又從大盜而爲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爲文者，此吾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選刪定之役也。嗚呼！與吾選者，其

是非天下既得而見己，不與吾選者，其是非天下尚未得見也。今日制舉之弊，可勝言哉！

天如貽書受先曰：『閱艾千子房選，顯肆攻擊，大可駭異！吾輩何負于豫章而竟爲反戈之舉？言之痛心！兄見之，須面責問其故。艾爲人貪利無恥，出其性本；又住武陵最久，中間構釁不少，且往來俱銅臭之子，固宜與名教悖戾也。弟斷不能嘿無一言，特以聞之老兄，可與大士大力，文止講明，弟與介生心忖兄在臨川豫章之交，自固不患一人之跳梁生事也，惟早圖之。弟意如此之人，斷不容其稍有出頭，須作一字與九青，先斷其根可也。』

吳江吳來之亦致書受先曰：『天如，介生負海內重望，與兄主盟周旋者非一日，而貴治子民有心懷反側，倡議翻爲，遂至指介生爲罪人，目天如爲黠惡者。兩兄當之，又付不校，吾輩聞之，恥辱莫甚于斯！且言論狂妄，視應社皆目不識丁，意如吾也何？如同社諸兄弟何人非至愚，必能分別邪正，而一種未附意氣，與外相附而中懷觀望者，咸竊其說以爲談資，如吾鄉之金五貞，豈非門牆一大患哉！』〔中闕〕

『卓生小叛，亦攻之至于盡，使叛逆如千子，竟以容之一字置之，則是小敵勇大敵怯矣！且以吾輩爲大盜，爲婁人丐夫，爲司敗之刑人，不修一矢以加之，何以爲令于四方？又吾黨素爲名教主，乃有毀周孔而不問，毀吾明先賢而不問，何以爲名教主哉？弟不揣愚陋，伏祈深結』

豫章之在聲氣者，獨擯此叛道負友之小人，使鄉黨棄之，天下嫉之，則鬼魅之術立破矣。」

受先得書，手疏婉規千子，言：「江左江右並爲人文淵藪，在豫章向操海內衡文之柄，近日介生，天如先後執牛耳，然皆聲氣相倚，未有不奉豫章者也。宜共遵尊經篤古之約，力追大雅，以挽頽靡，幸勿自開異同，爲世口實！」

千子答書曰：「吾輩聲價非謗者壞之，乃尊奉者壞之也。譬有人焉，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以爲周孔，則周孔何地可以自容？此不特大士大力，文止諸兄學問淵源，嘗爲評其品地，不可向鹽醋缸中埋殺；卽老父母文章經術，亦當有以自明。將來取鹽醋缸中物同類而並稱之，老父母甘之乎？不肖備極苦心，獨救一人，正爲諸兄弟并爲老父母地也！」

其詞堅僻，人言不能入。未幾，四家摘謬出其批抹豫章，卽詆訾金沙吳下，受先知不能合，始以天如之書示羅陳章，而特函告之萊陽。時宋有答書甚祕，人莫得窺；于是三吳社長傳單各邑共絕之。某月日，偵千子來吳，謬約之面相參證，會于婁之弁山園，語不合，陳臥子及周介生之幼弟我客共挾之，千子卽夜去。由是社集取其名，金沙、婁東合詞布告于同志云。

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爲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學。于是爲尹山大會，茗雪之間，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

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

是時江北匡社，中洲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天如乃合諸社爲一，而爲之立規條，定課程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爲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旣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于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爲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置。

天如于是哀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爲國表，受先作序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牆之峻，分注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社目云：『是社始于七郡，故原本先列七郡，首姑蘇焉。』

太倉州：

張溥〔天如〕

趙自新〔我完〕

張誼

王家穎〔處卿〕

顧夢麟〔麟士〕

管士琬〔君售〕

王瑞國〔子彥〕

張達孝〔孚先〕

何南春〔梅先〕

吳偉業〔駿公〕

孫以敬〔浣心〕

胡周熏

蔡仲〔伯引〕

張濬〔禹疏〕

張王治〔無近〕

周羣〔子達〕

張源〔來宗〕

王啓榮

吳縣：

楊廷樞〔維斗〕

徐鳴時〔君和〕

錢僖〔吉士〕

朱鎰〔彥兼〕

袁良弼〔星況〕

章美〔拙生〕

朱衰〔九章〕

邱民瞻〔天民〕

許元弼〔仲良〕

許元愷〔德先〕

周茂蘭〔子佩〕

朱隗〔雲子〕

長洲縣：

許元溥〔孟宏〕

顧企宗〔公遠〕

劉曙〔公旦〕

華渚〔方雷〕

沈明倫〔伯鉞〕

王宗〔東材〕

戴之傑〔石房〕

陳性〔身之〕

管正傳〔元心〕

錢位坤〔與立〕

葉襄〔聖野〕

薛宗廉〔伯清〕

戴之俊〔務公〕

盧經材

徐籀〔亦史〕

張邕〔羽民〕

吳江縣：

吳有涯〔茂申〕

吳昌時〔來之〕

沈初馨〔青芝〕

呂雲孚〔石香〕

吳 翮〔扶九〕

沈自炳〔君晦〕

張 澤〔艸臣〕

吳昌迪〔迪之〕

張 嶠〔山堯〕

吳晉錫〔茲受〕

周 燦〔闡昭〕

孫兆奎〔君昌〕

吳 翹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縣

楊 彝〔子常〕

詩士驥〔德生〕

蔣 棻〔畹仙〕

許重熙〔子治〕

趙士春〔景之〕

王曰俞

許 瑤〔文玉〕

祝謙吉〔尊光〕

顧琅先〔令徵〕

祝升吉

祝泰吉

朱 鑣〔右服〕

許 棻〔輔公〕

崑山縣

王志慶〔與游〕

陸世燧〔彥修〕

陳言先〔敷功〕

王志長〔平仲〕

顧繼紳

顧晉瓊

雷開遠

歸奉世〔文君〕

陸嘉胤

嘉定縣

朱之尚

曹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彥

沈宏祖

陳舒徵

江貞泰

松江府：

夏允彝〔彝仲〕

朱灝

徐德廣〔思曠〕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脩

徐鳳采

夏鼎

張壽孫

華亭縣：

周立勳〔勒卣〕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余廷諤

顧開雍

盛慶遠

徐煒

徐恒鑒

徐致遠

徐積善

周季勳

吳忻

盛仲輝

趙該

上海縣：

潘桓

馬元調

朱存標

朱在鎬

潘釗奇

范整弧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縣：

陳子龍〔臥子〕

宋存楠〔尚木〕

杜麟徵〔仁趾〕

趙侗如

李雯

金山衛：

盛翊進

杜騏徵

姜爾殊

宋興琦

陳秉教

常州府 武進縣：

韓鐘勛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顧澹生

江陰縣：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湯

袁珍

宜興縣：

徐懋賢

鎮江府：

周 鐘〔介生〕

周 鎔

周 鉞

周 鉉

張明弼

史弘謨

高 遇

劉國欽

周 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 煥

周而沛

丹陽縣：

荆 艮

荆廷實

荆廷璧

賀儒琛

盛 順

賀 裳

賀燕徵

淮安府：

夏曰瑚

白受藻

鹽城縣：

張樹屏

安索縣：

王啓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縣：

王立身

宿遷縣：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楊州府：江都縣：

鄭元勳

李元介

顧問

李樞

呂尙綱

梁于澍

湯允中

高郵州：

楊先春

興化縣：

許同詵

解詵

王允士

寶應縣：

成明文

成明善

徐州：

萬壽祺〔年少〕

安慶府：

蔣卜臣

趙相如

范世錕

潘映委

左毅

方啓曾

江之水

吳遇

徽州府：

程允晉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鼎

江靜

吳承中

寧國府：宣城縣：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徽

萬視

池州府：貴池縣：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燮

青陽縣：

吳 鐘

孫象壯

吳中美

吳 介

孫象震

姜 寅

張國枚

太平府：

邵 錦

邵 璜

邵 晃

邵 鎰

蕪湖縣：

卓人月

陳 濬

徐 翹

卓霜回

潘曾綬

海寧縣：

徐元燦

徐永平

餘杭縣：

顧有棐

嘉興府：

孫淳夫

陳 恂

徐彬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 振

蔣 芬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公錫

譚貞良

葉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縣：

常彝

朱茂暉

包鴻達

卜昇

吳翻

錢昌

謝潤

朱茂暢

徐天俊

周禹錫

嘉善縣：

錢旃

支如增

陸文機

魏子濂

錢繼章

錢棻

戈用忠

吳三錫

顧潛

夏緇

魏學洙

柳素

錢繼振

錢繼禧

蔣蒔

陳舒

劉芳

錢格

趙韓

徐鴻祚

呂鼎

過舒篋

陸上瀾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縣：

張奇齡

朱學章

桐鄉縣：

盛涑

盛漪

湖州府：

嚴啓隆

盧兆塔

沈鍾光

歸安縣：

沈緒奎

陳闕

蔡士奎

馮景裕

朱萬錡

沈中台

潘基依

李令哲

沈緒來

陳梁

盛方涵

閔正中

章平

陸熙運

韓曾駒

張瞻韓

朱萬欽

韓昌箕

嚴彧

邱志晃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顯

閔元京

鍾鏡如

吳振昆

尹衛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縣：

溫以介

姚延啓

黎樹聲

錢瀛選

沈蒨

潘基慶

韓千秋

韓繹祖〔求仲子〕

錢鶴

顧翰

嚴求寧

嚴翀

費景沅

沈光胤

陶鑄

沈鈞

嚴思鏐

沈鑠

德清縣：

章美瑾

章美埕

武康縣：

駱弘珪

卓漢鹵

安吉州：

潘基社

潘基祢

沈建吳

寧波府：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隱

馮眉

紹興府：

李宗銘

章重行

徐騰

余增光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倅

袁師孔

吳維修

顧綸揆

金華府：

傅巖

葉幹

倪仁貞

衢州府：

翁祚祚

徐泰徵

江西南昌府：

劉斯陸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鑽

黃維藩

裘崇禧

黃國鎬

羅高淑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劉斯陸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新建縣：

陳弘緒

鄧履古

萬日佳

徐世溥

甘元晏

李奇

萬搏

舒忠讓

姜之祥

徐世清

陳弘綸

徐應棻

豐城縣：

胡學浹

進賢縣：

李先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歧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文疇

朱健

饒州府：

羅伏龍

廣信府：上饒縣：

徐自定

徐自寧

鄭仲夔

玉山縣：

董思玉

戈陽縣：

李調鼎

鉛山縣：

費兆甲

費映環

建昌府：南城縣：

吳兆

鄭之玄

邱時憲

吳觀之

俞一經

姚光遠

新城縣：

張之奇

曾汝亨

黃之香

江世祥

江之望

南豐縣：

曾升

廣昌縣：

何三省

揭希朋

劉大年

劉大鞏

劉大常

劉大千

撫州府：臨川縣：

陳際泰〔大士〕

萬萬藻〔文止〕

章世純〔大力〕

曾亨應

章世謙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遠

王秉乾

章宏岳

邱而旭

揭重熙

謝賓王

游爲光

舒佳桂

湯開先

陳士鳳

謝廷簡

曾拭

邱而昶

吳程

陳才奇〔大士長子〕曾益

劉鐘秀

陳士驥

謝應宸

李 上

封 誥

郝光緒

游爲龍

宜黃縣

涂 栢

吉安府 廬陵縣

趙爾沂

黃震象

泰和縣

曾文饒

劉捷音

龍起弘

楊嘉珩

楊學愿

黃令甲

郭承瑚

曾世冲

蕭秉鎮

梁天爵

康 毅

吉水縣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縣

傅鼎臣

伍以炫

永新縣：

賀貽孫

瑞州府：新昌縣：

李之漑

漆嘉祉

袁州府：

易嗣重

贛州府：寧都縣：

楊文彬

楊文彩

湖廣：武昌府：

劉敦仁

戴墳

孟登

陳沂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庶

蔡仕

嘉魚縣：

任弘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府：

謝淳培

謝正培

瞿然

龍墳

易道三

程性學

易道暹

易爲鼎

易爲瑚

易爲璉

易爲瑞

朱荃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安陸府：京山縣：

王福竄

景陵縣：

譚元春

譚友夏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襄陽府：

歐陽化

德安府：孝感縣：

辛 昴

黃州府： 蘄水縣：

黃正色

馮雲路

金 甌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黃安縣：

耿如志

耿如思

麻城縣：

梅之損

王都俞

楊 魯

劉 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 輝

曹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蘄州：

張 宿

邱之宗

荊州府： 江陵縣：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縣：

袁祈年

石首縣：

劉長慶

岳州府：

華容縣：

張斯搏

黎志陞

常惠府：

桃原縣：

闕士琦

福建：

學州府：

陳肇曾

韓廷錫

陳元綸

曾異撰

鄧壽

陳奎輝

董謙吉

許豸

林昕

陳知章

林兆清

張綸

卓震

齊莊

周恂

張利民

陳世濬

董養河

陳燕翊

周之夔

鄒景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佳

陳兆相

林正立

李時成

泉州府：

顏茂猷

延平府：

羅明祖

甯永齡

江州府：

裴養清

李世熊

興化府：

曾世袞

徐胤鉉

翁顯

林尊賓

周言

黃夢吉

山東：萊陽諸邑：

宋繼澄

宋瑄

左懋泰

趙士驥

宋珏

孫鳳毛

宋璜

宋瑪

宋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瀾

宋璫

陳維價

左良輔

任夢麟

陳曇

楊景

新城縣：

王與夔

王袞

山西：太原府：

韓霖

韓培

九二卿

陶世徵

河南：開封諸邑：

陳衷一

賈心明

吳從周

蔡琮

賈開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觀光

廣東：廣州諸邑：

黃舜年

蔡承珮

吳道坤

王學

黎遂球

梁志勤

鍾新

陳子賁

陳象明

麥克勤

林佳相

莊珩

陳衍虞

韓如璜

陝西：

田而腴

四川；成都諸邑：

張尙

章鉉

莊祖誼

貴州：

楊文驄〔龍友〕

按目計之，得七百餘人，從來社集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經生家莫不尙之，金闈書賈，由之致富云。

卷之二

崇禎庚午鄉試，諸賓興者咸集，天如又爲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爲江右姜居之曰廣榜發，解元爲楊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俱入彀，其他省社中列薦者復數十餘人。明年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夏曰瑚又聯第，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盛德，長洲管正傳，閩中周之夔，粵東劉士斗並中式；主試爲周延儒首相也。舊例會試，主裁元老以閣務爲重，應屬次輔，乃周以越例得之，大非次輔溫體仁意，是以會元幾掛吏議。蓋延儒諸生時，游學四方，曾過婁東，與偉業之父禹玉相善；而偉業本房師乃南昌李明睿，李昔年亦游吳，館于邑紳大司馬王在晉家，曾與禹玉相善。是科延儒欲收羅名宿，密囑諸分房于呈卷前，取中式封號，竊相窺視，明睿頭卷卽偉業也。延儒喜其爲禹玉之子，遂欲中式，明睿亦知爲舊交之子，大喜悅，取卷懷之，填榜時至末而後出以壓卷。偉業由此得冠多士，爲烏程之黨，薛國觀洩其事于朝，御史袁鯨將具疏參論，延儒因以會元卷進呈御覽，烈皇帝親閱之，首書『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字，而後人言始息。此溫周相軋之第一事也。

故事：新進士刻稿，皆房師作序，是時天如名噪甚，會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鑒定出名。明睿大怒，欲削偉業門人籍，同館徐汧率偉業負罪，因諉之書肆，執送五城懲示以解。當是時，明睿所爭者體例，非仇溥也，而溥大不悅，兩人自此遂相隙。及殿試，偉業所得榜眼，館選，天如得庶吉士。初，延儒但聞天如名，未識其面，及榜發後，晉謁，延儒恨相見晚，恩禮倍至，天如由此得館選。翰苑規制，庶游居造就之列，遇館長如嚴師，見先達稱晚進，公會隅坐，有命唯諾惟謹。溥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口甲乙，同館皆忌之；有譏于內閣者，延儒猶委婉爲解。溫體仁則曰：『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讀成例，成材則留，不成材則去，去之亦何難？』溥聞之，恚甚，乃緝其通內結黨，援引同鄉諸事，繕成疏稿，授偉業參之；偉業立朝未久，于朝局未習練，中情多怯，不敢應。時溫之主持門戶，操握線索者，德清蔡奕琛爲最，偉業雖拒師命，乃取參體仁疏增損之，改坐奕琛。體仁大怒，將欲重處，延儒從中曲解之，體仁、奕琛由此側目溥。明睿又以刻稿啣之，時時督過，溥不自安，壬申，告請葬親，給假歸。

偉業以溥門人，聯捷會元鼎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爭以爲然。以溥尙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庭陳幣，南面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泮掌籍者，登名社錄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鷓首所至，挾策者無虛日；及抵里，四遠學

徒羣集。癸酉春，溥約社長爲虎邱大會。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游于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衆，無不詫歎以爲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武陵茗書之間爲澤國，士大夫家備艫艫，懸燈皆顏復社，一人用之，戚里交相借託，幾徧郡邑。久之，泖河羣盜多竊效，官司多捕獲，當事頗以爲詬，天如病之，力禁而不能止，而謗譏興矣。

復社聲氣徧天下，俱以兩張爲宗，四方稱謂不敢以字；天如曰西張，居近西也，于受先曰南張，居近南也。及門弟子則曰南張先生，西張先生；後則曰兩張夫子。溥亦以闕里自擬。于是好事者指社長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伸爲四配；門人呂雲孚，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羣，許國杰，穆雲桂，胡周鼎爲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擢，張漣，張泳，張哲先，張灌，張濤，張應京爲十常侍；又有依託門下效奔走展財幣者，若黃，若曹，若陳，若趙，若陶，則名五狗。

而溥獎進門弟子，亦不遺餘力，每歲科兩試，有公薦，有轉荐，有獨薦，公薦者，某案領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觀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則門弟子某公弟，甚至某公孫，某公壻，某

公甥；更次則門牆某等。天如門下某等，受先門下某等轉薦者。江西學臣王應華視薦牘發時，案撫州三學諸生課鼓生員黜革，應華奪官，後學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別徑，闢通京師權要，專札投遞，如左都商周祚行文南直學憲牒文直書「仰甘學潤當堂開拆」，名爲公文，實私牘也。獨薦者，公薦雖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乃投專劄。爾時有張浦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劄投進，督學倪元珙發三卷于蘇松道馬元颺達社長，另換膽進，仍列高等，是大妨賢路。局外者復值歲科試，輒私擬等第名數，及榜發十不失一。所以爲弟子者，爭欲入社，爲父兄者亦莫不樂之。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者廣，才雋有文，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竄于其中矣。

當天如之選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實司郵置，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天如介生游蹤所及，淳每爲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粵貴族子弟與素封家兒因淳拜居周張門下者無數。諸人一執贊後，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溫育仁，相國介弟也，心鄙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一時爭相搬演，諸門生深以爲恥。飛書兩張，先生求爲洗刷。兩張因親蒞浙，言之學臣黎元寬，黎與兩張同盟也，因禁書肆，毀刊本，究作傳主名，執育仁家人下于獄。獄竟而後歸。當是時，粵中皈命社局者，爭誦兩張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與烏程顯開大隙已，未幾有蘇理申

文一事。

蘇理刑周之夔字章甫，福建莆田人，素與吳越聲氣通，崇禎辛未，天如同榜進士，官吳郡司理，與社局諸人雅相善也。時東粵劉瞻文諱士斗亦同籍，知太倉州事，下車後，每事諮之。受先及天如告假歸里，嘗與瞻文密相左右焉。舊例：邑吏分考，每有紀錄，故有司爭欲得之，以郡臨邑縣，考房恆遜理官。癸酉南闈，之夔已謀定易三房矣，兩張爲州官地，臨期驟易士斗，之夔心恨三人特甚。

是歲大風殺稼，斗粟千錢，太倉漕無輸；士斗念切民瘼，與兩張謀救荒之策，廣訪博採，得府胥宋文傑言：『吳郡屬邑八，而太倉鎮海兩衛獨隸婁衛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多支長，吳嘉興、江、太倉、常熟七邑，攷軍儲舊制：其初兩衛之軍原在本地支銷，後來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歸太倉軍儲，越歲而收，又無增耗，即可減漕糧十之七，此目前救荒之善策也。』采大喜，即著軍儲說，甚言散徵各邑之苦，獨歸太倉之便，溥爲作跋語于後，因共謁士斗而詳言之。會州民王廷條陳荒政，亦以請復軍儲舊額爲言。

太鎮兩指揮陳邦王時濟申憲移州，士斗遂據之申文兩院，言：『婁民不幸，一歲兩災，風潮蝨蠹，斬我有秋，目擊心傷，殆有不忍言者。向因申報兩臺，會疏上叩，無奈倉廩之可賑也。茲

就時艱而言，必得大賜蠲折，可慰重地窮黎；然九邊多警，度支告匱，則議蠲所不可得。至若漕糧，各邑災荒，例于八月以前方許題折，乃今漕單久廢，欽限愈嚴，則請折亦恐後時。夫以卑職菲材，濫膺重任，若輸輓愆期，甘爲子民受過。獨念叢爾一州，原割崑山常熟嘉定之邊隅，坐枕狂流，近海之田，滄桑不一，腹裏水旱多艱，植花者衆，栽禾者寡，卽大有之年，但以木棉變價易米，較諸各邑，大不相侔，况遍地不毛，米誠玉粒，從何貿易？且目前米價騰涌，白米一石貴至一兩三錢，將來漕艘鱗集，價必愈昂，哀哀窮黎，卽售土竭廬以應兌，如何竣事？卑職夙夜焦思，寢食俱廢，多方存恤，自謂救援之無謀，輾轉躊躇，孰是公私之兩便？

『適災民王延等議以各縣額派太鎮軍儲，抵本州之漕兌，卑職反覆思維，此說似爲可行。何也？蓋州縣各有起運，各有存留，揆情度勢，不可更張。但婁之田地較之各邑低而且瘠，婁之風潮困坐海濱倍災；且查徵賦冊載：兩衛軍儲，原議派州不足，方以別縣補之，蓋因太鎮兩衛坐居本州，以本州之糧給本州之軍，彼此兩便，軍更樂從。若使婁之存留，量給于各邑，亦不爲過。今計太倉鎮海瀏河各衛所本色軍儲，共該四萬九千九十一石，內聽州額原納四千八百六十餘石，其餘向派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嘉定等縣。今以各該縣之儲米歸之州額，彼本州兩衛軍官就近支領，仍以本州漕運扣還本縣，以足彼此之額糧，設法調劑，誠救荒之一

策也。』

時之夔署府篆，應監兌，得士斗申文，欲借此陷士斗，并傾二張，乘溥公謁，謬言未知軍儲原委，欲得軍儲說一觀。溥信之，歸以語采，采即手疏封進之。之夔遂坐溥，采悖違祖制，紊亂漕規，指士斗爲行媚鄉紳。六年十一月冬，揭之總漕及巡漕兩學士，士斗與兩張皆未之知也。十二月，士斗署崑山縣事，運丁勒加贈耗，軍民相毆，泗洲衛指揮張景文誣揭士斗減運米腳價，致激軍變；巡漕萬好善疏劾士斗，疏中追論之夔前揭，言太倉州官不宜灑兌，得旨：『劉士斗違法干譽，紊亂漕規，該部從重議處；崑山兌糧鼓譟事情，卽着萬好善確議具奏部覆。』又得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器變，何得復留地方？着降四級調用。』士斗治婁清廉而有惠政，士民惜其去，負石壘國門以留之，傾國數十萬人爲之罷市。

兩張于公會日面責之夔，之夔幾無所容；又走書都門，同人之仕于朝者，若黃石齋道周、蔣八公德璟等，言之夔無端傾陷循吏。石齋諸公皆不直之夔，其房師許石門、士柔書達之夔，囑其更絃改過，否則爲時賢所擯，仕途難自振矣。吳門文文起震孟亦言蘇州兩廉吏俱被章甫逐去，蓋同知晏日曙亦因訐典見斥也。之夔知諸公嘗論深自愧悔，具申臺司，自咎私揭士斗之非，不忍令賢牧獨去官，某今抱疴累旬，應與同罷等語。蓋欲假引咎之言，冀人原之，庶幾

上臺留之也。乃兩張逐之夔之局已成，無可挽矣。

紳士爲劉映蘅祖餞，兩張舉杯酹地曰：『異日使賢父母獨離地方者，有如此酒！』因令門人製檄文驅逐之夔，黏布通衢，檄中言：『之夔受州同林朝欽厚賄，欲薦署州正篆，故揭去劉知州以遂其私。』乃先逐朝欽去職，時崇禎七年也。先是生員科試舊例，府州縣官錄送宗師，而後宗師錄優者送院，之夔署府篆，考生童，惟憑請託，竟不閱卷。案出，各邑孤寒雖才高望重，俱落孫山。由是各學沸然，甚至擡城隍神像坐府署詛之；則諸生卽非復社中人，亦恨之深也。至是年四月朔，乘之夔下學，諸生噪而逐之。之夔慚忿，申文兩臺，惟自劾，不敢及諸生，以爲首皆權要之子弟故也。因杜門謝職，兩臺欲和解之，姑令署吳江篆以遠避焉。之夔至吳江，則復社生徒再聚沈初馨家，復噪逐如郡城時。之夔審勢不可留，乃始露章顯訐兩張，言已遵制遵漕，橫被謗逐；又致札主盟文文起等白其事，復專札達兩張，與復社尋隙。

受先覆書曰：『日者劉父母崑山兵變一事，老公祖中懷不安，漸多遷怒，持劍爭漕題，自督責不休，始僅及弟，今并及西銘兄，以兩社門人閒入口語之內，清夜自思，不知其故。老公祖震電憑赫，弟寂無一言，誠以事關通國，無煩置辨；亦以子民誼當束身，知亡情甘唾面，久當睨息也。不竟近日申文，竟以向來仁孝之思，霜露之感，盡云弟罪。弟何人斯，敢爲造物受過哉！』

夫老公祖之屢請，各上臺之代題，非田間人所與知，弟可嘿嘿。獨爭執漕儲四字，有不得不平心剖析者。敝州軍儲存留，本由祖宗創制，關係防海。癸酉之秋，敝州風潮甚，太鎮兩衛官軍中復本地對支，州民卽繼請，劉父母遂于祁按臺公祖詢問救荒事宜，附進此議。旣而州民公安鄉紳令出公函，敝州諸大老爲倡，弟與西銘兄不過隨例署名耳。未幾，復聚族而謀，謂時將臨兌，恐言之無益，卽移書如意，請息其議，嗣是絕口不復談矣。」

『至軍儲說者，弟叨輯洲志，因舊記載，向未編成，要西銘跋語，適西銘入郡，老公祖向之索取，遂于公函中附進者，所以復台命也。事之顛究，昭昭耳目，老公祖亦歷歷在心，豈其一旦忘之？據稱爭漕護漕，弟實不解，竊謂言護漕則必有悞漕者，敝州獨先完運，未有悞也；言爭漕則必有相與爭者，敝州紳士忘于無言，未有爭也。且軍儲之議，敝州人請之，卽敝州人止之，無論老公祖未嘗出片詞爭執，且其事亦無所用其爭執也。兩番公啓與老公祖兩番報劄，姓名詞旨，斐然具在；乃戈矛橫起，夢想不及。西銘生平隱惡揚善，老公祖亦稱其誠厚，因弟遷怒，今忽首旨，又何心乎？弟麋鹿性成，長臥林麓，成敗得喪，久付度外，何暇與人角口？但念老公祖十年交誼，甘出惡聲，委巷之子，猶不忍爲！又恐老公祖果病，忘其常事，敢書以相質。可告朋友，卽可告君父。區區之懷，聊畢于此。若老公祖必借不合時宜之人爲富貴顯達之地，弟惟義命自

安而已。」

之夔得書，以詞直不能難，兩臺批申，不尤請病。之夔乃于九月十六日改告終養，兩院始爲准題。部覆：「周之夔爭執軍儲，奉公維法，肩勞任怨，至謂援引養親之說，親兄尙在，養例不合。」得旨：「照舊供職。」之夔遂于八年二月初三日復任。莅任匝月，郡中紳士無一投刺見者。之夔知人情不悅，自春徂夏，強并謝事，屢乞文休，兩院具題奉旨准致仕。七月去任，八月卅家，一日母隨歿，具報丁艱。之夔通計在任俸足三年一閱月，各院正薦十二次，提薦三次，紀錄一次。自此告致休職，不及考滿邀事父母，心甚恨之。瀕行，艸復社或問一編，傳送以去。

中州名宿吳鍾巒字巒雉，宜興周挹齋諸生時授業業師。鍾巒爲之延譽于四方，宜興之登巍科，其獎借之功爲多。鍾巒狷介有守，宜興貴爲首揆，未嘗有所干請。癸酉春，鍾巒游吳，謁文湛持，天如與之邂逅席次，言論丰采，迥異時流。天如心重之，詢及宜興，曰：「挹齋坐客皆聲色貨利之輩，絕無一文士，吾不樂近之，謝政後，始往一見耳！」天如益重其爲人，力爲引掖，得貢八北雍。復囑湛持言選司，授宛平教諭，以便入場。是年得膺順天鄉試，薦明年甲戌會試。

先是湛持將赴職時，郡紳飲餞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謂湛持曰：「明年會試同考公必歷簾，今海內舉子不愧會元者，惟陳大士暨楊維斗二人耳，幸留意！」湛持曰：「天下人讀大

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幾，而大士久困，吾此番當收之夾袋中。」天如轉語項水心，煜曰：「然則維斗乃公責也。」水心亦首肯。天如又言吳巒雉久爲海內師範，此番不可不使之釋褐，兩人唯唯。比入闈，湛持壓簾，覓得大士卷袖示水心曰：「昔爲老社長，今作老門生。」水心狡，欲會元出己房，乃持一卷示湛持曰：「已得維斗卷矣，大士維斗與吾黨交情，無少軒輊，但冠冕天下，與其鄰省，毋寧吾鄉。」湛持乃持卷細閱曰：「誠維斗焉，何得不讓脫非維斗，奈何？」水心曰：「今場屋中誰能作此等文者？若非維斗，當抉吾眼懸之國門！」湛持見其真懇，遂許之。舊例會元必讓壓卷，填卷在末後，時主司注視頂卷，湛持反爲遜謝，出己卷先填，而讓項卷冠軍。及拆卷，乃李青也，湛持恚甚，然已無如之何矣。煜繆負罪，湛持正色曰：「此舉不惟負大士，并負張天如矣！」榜發，鍾繼亦中式。同簾薛國觀出告體仁，以其國表姓氏查對，見中式者多出復社，體仁後欲廢科目，用保舉，以此。

社事以文章氣誼爲重，尤以獎進後學爲務，其于先達所崇爲宗主者，皆宇內名宿：南直則文震孟、姚希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侯嗣曾、金聲、陳仁錫、吳姓等；兩浙則劉宗周、錢士升、徐石麟、倪元璐、祁彪佳等；河南則侯恂、侯恪、喬允升、呂維祺等；江西則姜曰廣、李邦華、熊明遇、李日宣等；湖廣則梅之煥、劉弘化、沈維炳、李應魁等；山東則范最文、張鳳翔、高弘圖、宋

政等；陝西則李遇知、惠世揚等；福建則黃道周、黃景昉、蔣德璟、劉長等；廣東則陳子壯、黃公輔。諸公職任在外，則代之謀方面；在內，則爲之謀爰立，皆陰爲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後彼人自悟，乃心感之。不假結納，而四海盟心，門牆之所以日廣，呼應之所以日靈，皆由乎此。

是時議起廢，欲推舉錢謙益，而閣部拚之堅，乃共推文震孟、侯恂、倪元璐、劉宗周、姜曰廣、黃道周相繼登用。又復引掖後進，內而中行評博，外而推知有名望應考選者，俱力行薦拔。其六部遷轉及臺省舉劾，皆得與聞。天如雖以庶常在籍，駿駿負公輔之望云。

當黎元寬之究治書賈也，兩張以爲快，而溫氏子弟以爲辱，入京達之體仁，使爲區處。體仁久震復社，得家報愈大悲，併惡元寬，欲逐之。黎元寬字左若，南昌人，少負才名，戊辰擬中會元，三日以他故改第二，其第三名卽張采也。采與元寬雖同社，而未得識面，釋褐日始聚首。兩人才名久著，俱有館選之望，然以才鋒大露，故皆失之。

元寬授禮部主事，公務之暇，惟作詩文，遠近傳錄，幾于長安紙貴。考滿陞浙江督學副使，通敏勤職，然以知交廣，頗徇情面，聲望稍減。既從兩張之命，開隙烏程，體仁遂進密揭，言：「各處提學官進學冒濫，以致士風頹靡，文體日壞；乞降明旨，令部院查核處治，庶可挽回士習，以振興學政。」奉旨下部查核。『惟浙江學臣黎元寬，臣部磨勘解卷，大約標新拔異之意多，返

雅還醇之力少，據取錢塘學一等第一名金狝，「以能問於不能」全章題起講云云等語，皆屬說夢，又「是奚足哉」三句題尤背題旨，嘉興府學第一名袁祚亨「志于道」四句，其起比後比云云，竟似嚶語，又「彼白而我白之」至「無以異于白人之白也」題起股云云，更屬荒唐，而學臣公然前錄，何以式衆所當循例查參者也。元寬遂革職，時甲戌十二月也。元寬被處，半由社局起見，自此復社諸公參論體仁無虛日矣。

兩張既與烏程有隙，烏程深慮溥雖在籍，能遙執朝政，乃令心腹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聞江南縉紳優免徭役，偏累小民，又多縱奴僕欺詐閭里，疑清河尤甚，因選御史路振飛爲蘇松巡按，使圖之。路按御至松，卽具疏曰：「臣聞國在賦役，賦役關乎民生，故均則衆擎易舉，偏則獨累難堪。吳民之苦于役，有不可勝言者：江南縉紳蔚起，優免者衆，應役之田什僅五六；再加隔邑官戶占籍優免，應役者什僅四五；大戶之有力者，又通官奴，詭寄花分，應役者止三四已。凡承重役，無不破家，應役賣產，仍歸官籍。于是大戶不足役及中戶，中戶不足役及朋戶；穴居野處，無不役之人，累月窮年，無安枕之日。彼官宦族黨奴僕坐享高腴，耳不聞當差一字，不均如此，其何以堪？况有輕糧如軍儲南運各項，耗費較省，或爲請託，或爲暗賣，若漕糧重務，獨派小民，恐反裘負薪，皮毛俱盡，孰與共賦役而辦國計哉？」

「臣已重申典例，凡紳宦各以現住原任品秩免所應免外，餘田悉照民間一體當差。其隔屬寄籍，與官戶已故者，概不准免，仍令縣禁其詭寄花酒，嚴處賣富差貧之總書。而輕糧一項，年豐各縣均派，以同其甘苦；歲儉荒區獨任，以恤其災疲。但查賦役不均，前經奉旨嚴飭，而不均如故，皆由強梗撓阻，吏胥作奸，有司奉行不力，故一番調劑，終成故紙也。伏祈敕下該管嚴行禁止，使小民無不均之嗟，地方幸甚！」

奉旨：「豪紳佔免詭寄，奸蠹賄結花分，致重役獨累小民，深可痛恨。路振飛卽通飭有司，恪實力行，有強梗阻撓，守令畏徇的，指名參來重處。」

閱數日，振飛按部蒞蘇，又懼民蠹實多，疏曰：「江南之民，一困于賦，再困于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不意又有如蠅如蟻，吮血啾骨，破其骨而吸其髓者，曰衙役。夫衙役有額設者也，江南則千百成羣，各有頂首，佔踞衙門，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兄弟傳爲世守。里下之都圖區甲，各有分司，無一人不害民，無一事不擾民，而總書爲尤甚。諸如皂快之鳴張，捕役之蔓害，不一而足。雖屢經禁革，如扇驅散而復聚，有司以忠勤而信任之，害益不可言矣！」

又有爲狐爲妖，竊威逞，使人觸之立碎者，曰豪僕。俗謂之鼻頭云者，吳音呼嘴爲主，以其主在，而反居主之上也。借主之權勢，每以假屍抄捉，扛抬釘對，修往年之睚眦，爭久賣之田產。

且門牆連戶，百黨聚會，小民畏懼，甚于鄉紳。門宦者不知也，有司忌器而姑容之，實有不可言矣。」

「又有如狼如虎，咆哮市肆，使人談之色變，聞之心悸者，曰惡棍。歃血會盟，恃衆藐法，各處有天罡打降之不一其號，而天罡中又有文武大小之不一其人。鬪毆則此投彼訴，訐訟則夥告夥證；或報私仇，或假公憤。遇可欺則陵，遇可欲則奪。屢置之法，愍不畏死。有司以人衆而不治，害益不可言矣。而又有分身法，父役公堂，子投宦族，兄弟與惡少爲緣，冤窟相匿。又有合身法，被告則役通消息，求贖則僕作先容，意所不愜，則惡少爲之瞋目。三者之爲地方害，人人痛恨之，人人能言之。今使以里胥之有無需索，定有司操守；以宦僕之有無縱恣，定有司之風力；以鄉村市肆之有無弱肉強食，定有司之政教。懇祈明旨嚴飭有司同心救民，違者容臣不時參處，民庶幾得安乎！」

體仁見疏，卽手擬旨：「這奏內衙役、豪僕、惡棍皆爲民害，卽着痛革嚴懲。如有徇玩鄉紳庇縱的路，振飛不時參來。」

張溥之父翊之失權于其兄大司空輔之，輔之有僕陳鵬，過崐又從而構之。鵬善筆劄，主人章奏書牘，皆出其手，崐長于聚斂，司空寵之甚，因此內外家政事無大小，必由兩人。翊之以

主分臨之，兩人益恚，至刺翊之，司空不覺也。溥嚙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兩奴聞之，笑曰：『場蒲虎何能爲？』以天如母本婢也。受先聞之，憤謂溥曰：『我二人日後苟得志，使兩奴得生蓋載者，非夫也！』歲丁卯，受先舉于鄉，當樹棹楔，未有八字，受先欲鋸去之，曰：『是大類鼻孔，吳下鼻頭最壞事，其除之。』口與親友皆難之，云無此例。受先不能強，曰：『吾有法于此：從前鼻向外，故奴多出外生事，向內或差，今即不之去，鼻宜朝內不朝外。』故受先植楔木八字，孔獨向內，其託志如此。及戊辰聯捷，作書約同年縉紳，將收投靠家人。吳下薄俗，爲之一變云。

路振飛按婁東，溥言陳過二奴于四府理刑黃瑞旃，徐曰義，徐世蔭，雷起劍，達之當道，檄拘陳過二奴，下之崇明縣學，知縣顏魁登授意獄吏暗斃之。振飛任滿，繼爲巡方者上虞祁彪佳，□□□□□□之壻也。輪差時，亦密有旨授按部。時適兩張治衙蠹，有奸胥董寅卿者，南贛撫軍陸文獻之僕也，爲庫吏時，侵盜錢糧，加派病民。兩張致意祁公，立斃之杖下，太倉之害頓除云。

卷之二

正月考選，吏部題截俸行取，將在京俸足，中行評博，及行取推知等官，逐一考選，分別科道部屬等官。是時秉軸者皆浙人，以故冢臣門人張纘曾，少宰張捷之姪，張孫振，皆恃奧援，意爲必得。而是時吳門望重，舊台省多附之，掌垣掌道又爲門牆聲氣，所欲進者宋學顯，葉高標，何楷，張盛美，胡江，鄭爾說，徐耀諸人爲最。已定之爲科道矣。迺纘曾，孫振爲所軋，僅得部屬主事。部堂俱不悅，覘知體仁之姻商周祚，門人薛國觀皆未入選也。因慫恿體仁，揭請皇上御覽，與諸考各官官守鄉評實績，欽自點定，謂之改授。以故汪惟效原擬兵科，今授戶科；王之晉原擬陝西道，劉昌原擬浙江道，程源原擬江西道，荆永祚原擬福建道，王正志原擬廣西道，辜朝薦原擬山東道，今俱改給事中。鄭爾說，胡江改部主事；張纘曾，張孫振改授御史，頗俱依擬。

鄭爾說係孫淇澳之甥，胡江係馬君常之門人，皆已入臺而改部；纘曾，孫振皆已注部而改臺；人咸以轉移疑體仁，胡江等因心恨之。又何楷，張盛美文章治行，社局所推，復爲權要所擯，公論爲之惋惜。明日，吏部又奉上傳部屬何楷，張盛美俱改授科道；體仁與詮部亦莫測其

得之之由，因此益忌之云。

是年，冢臣爲謝升，憲臣爲唐世濟，考功郎爲蔡奕琛，皆浙脈也。掌垣爲盧兆龍，掌道爲盧元賓，頗與聲氣合。南冢臣爲張延登，攷功郎爲屈勳，各以門戶修隙，而最騰論議者，北案用胡浩然南察，用羅元賓北察。

自秦寇之再入楚豫也，南京樞臣呂維祺以鳳陽單弱爲憂，疏請淮撫標兵移鎮汝寧，當賊來路，毋使得近中都。乃淮撫楊一鵬老眊畏賊，使人至閣臣所，求爲之地。體仁遂票旨：淮撫督漕任重，不必移鎮。乙亥正月七日，賊自汝寧攻鳳陽，中都失陷，焚燬皇陵。體仁因具慰安聖衷疏。適江南紳士有公揭投入各衙門曰：『前日當國者欺罔聖明，自侈票擬盡職。夫票擬之失，孰有大于私顧門牆，狗庇鄉曲，禍及陵寢者耶？國家二百七十餘年，仇恥莫過于是！則不必移鎮之旨悞之；雖桐陵者寇，而縱寇桐陵者實票擬者爲之，豈得謂非其罪也？我輩臣子當穴胸斷脛，明目張膽，求正厥辜，以雪此恥，以復此仇！』揭布人情爲之震悚，于是給事中劉昌期欲收滅賊之勝算，先斥悞國之樞臣。其疏上，吏科許譽卿直攻體仁，宋學顯繼之，御史張盛美又繼之。上諭：淮撫楊一鵬錦衣衛逮問，張鳳翊戴罪視事，閣臣置不問。

刑部主事胡江疏參首輔溫體仁疏比他疏語加厲。上降嚴旨，胡江借端攻訐，誣讖大臣。

着錦衣衛逮下刑部法司究罪。

時浙人黨魁張捷用事，護持其黨甚力。問卿史堇前任御史時，參劾異己，恣意傾排門戶，欲處之。堇先巡按淮揚，婪賄甚多，天如囑揚郡春元鄭元勳廉之，備得其贓跡，乃以款單達之臺省。傳單時，捷力爲之地，而莫能得。堇自此被察，傳旨逮問，下獄追贓。

蔡弈琛父起家一榜，未仕家貧，與同郡胡浩然交好，少結姻婭。及浩然成顯宦，門庭盛熾，弈琛躬往修候，服御儉素，浩然心易之，知交詢問東牀賢否，浩然曰：「一長可取。」謂弈琛徒有偉幹而無他材能也。弈琛聞之心恨，及成進士，其戚體仁爲首輔，弈琛遷考功郎，掌案列胡浩然十事，皆贓蹟，遂入察籍。謂人曰：「彼往日語吾一長可取，今彼有十短宜罪，可速歸矣。」其睚眦必報如此。

劉宗祥欽差四川巡按時，少宰張捷以成都知縣賀禰珍囑其舉薦，卓異後，禰珍有穢聲，宗祥疏參之。比宗祥回道，捷欲羅入察籍，文湛持爲護持始免入。宗祥遂疏發捷徇私囑託，庇佑墨吏，以所投私書達之御前，幾被嚴旨譴斥，烏程密爲之地，捷始得安。

乙亥京察，張溥雖庶常，得與聞察事，以前會元刻稿事，恨李明睿，時爲掌院者，姜曰廣也，係溥座師，與明睿同榜同官，廣避嫌，乃先致書明睿，使知有人欲處之，而已不開送，以示德，拾

遺仍用之，而委其責于臺省。是年明睿雖倖免，而拾遺仍被糾。後明睿知被處之由，疏參曰：廣亦以私書入奏，曰：廣疏辨，兩相訐奏，紛紛幾至不可解云。

浙人主察者，南部較之北察尤偏徇。在佐察者，南考功屈動爲社局仇，前甚噴羅元賓，至處史瑩拾遺疏，亦羅入考功法，以南部而制北部之命，大是變局。

南左都張延登，于計典持議稍平，而當局者欲處南本兵呂維祺，延登以維祺負時望，恐招物議，稱病注籍，大計疏上始出。後維祺終以阻內官一疏，爲體仁所不喜，被拾遺去。

甲戌會榜發，奕琛以國表姓氏查對，見新進士多出社局，大異之。因思變取士之制，以禁其將來，且可進其私黨；又念事關重大，未易舉行，躊躇數月，未得其便，擬伺間論之。

東林浙黨各有籍開列某處，應用諸人，持局者傳授奕世，不敢少變。庶常鄭鄭乃振先之子，少負才名，尤爲浙人忌嫉。于鄭未起用之前，先推轂吳宗達入相，蓋欲因之以螫鄭也。比鄭補官編修，懼體仁抑之，逢人肆詬，言吾必糾之，特以用虛聲爲恐嚇耳，未見果施行也。體仁決計黜除，先從宗達處購得鄭昔年杖母揭帖，草奏糾參。一日，諸臣在直，言及翰林陸轉，論資不論俸，文震孟從容言：『鄭鄆陽俸雖足，年資甚深，應進宮坊。』體仁袖然袖出一揭，拱手謂文曰：『正有一揭上達，欲借重大名，今若此，則不敢煩矣！』推案而起，遂投進特糾滅倫詞，臣揭。

時已亥十月也。

河南撫臣□□疏報飢民從賊，寇勢燎原，上附膺嘆息，夜不成寢。體仁揭言：「中原寇盜之多，由于民之從賊；而民之輕于從賊，由于飢寒之迫；民之困于飢寒，由于貪官污吏之蝕削。臣日夜思維，弭盜之方，莫如慎擇守令。誠使守令得人，則民生安，民生既安，自不肯從賊，而賊勢自衰。此追本窮源之道也。臣觀今之守令，大半出于進士，蓋進士出身，但憑三場文字取中，房師主試不能豫知其人之長短，未免賢愚互收，貪廉雜取。况人才之生，迥不如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則當今取人之法，不可不思變通之計也。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一舉制科後，以無徒有文詞而鮮實行，六年即罷科舉，常用徵辟。有經明行修，懷材抱德，賢良方正之人才，孝弟諸科，郡舉于朝，以次除用。蓋薦舉親見其人之才品而後薦之，非真實賢，不輕薦也。故其時得人爲盛，但國初風俗淳厚，人情謹愿，所舉無不得當；今法紀凌夷，人情習玩，而賄賂在所宜防，臣請易其名爲保舉。其所舉之人，果稱任使，即謂所保得當；如本人一有過犯，即謂所保不當，舉主一體連坐，庶人心悚懼，莫敢行欺而濫薦也。所舉得人，則守令皆賢，而百姓安全；百姓既安，即驅之爲盜，臣知其不願矣。」

上覽揭手報曰：「卿所云誠救時碩畫，人情既有身家，自然不願爲盜賊，安得賢守令以

愛養卹民，使不從賊乎？但科舉從來已久，豈能遽廢？卿當更熟思之！」

體仁復揭言：「國家科目用人，行之二百五十餘年，一旦議更，人情必然不欲。但今講求變通之法，故不得不出于此耳！臣以爲科目雖未能遽廢，保舉請暫一舉行。俟其考成，以兩者相校。若科舉得人，多而保舉少，則請仍行科舉；若保舉得人，多而科舉少，則請專行保舉。」上從之。

保舉命下，社局主盟集同志謂曰：「若吾等止行科舉，吾等三年始得一出身，若保舉，可歲歲登進矣！」乃傳示各邑社長，推擇經濟博達之士，能興道致治者，與材力智術能排斥異己者，彙造一冊。又馬君常與天如言：宜用忠諫後人，乃坐名推舉知名。新建陳洪緒，桐城左光先，無錫高如麟，南昌萬六吉，莆田黃以陞，吳門徐鳴時，張世煒，昆山陸遜之，太倉沈綿應，黃翊金，宣城沈壽民，永州袁耀祥，桐城阮之鈿，慈谿秦俊德，山西辛全德，關中秦所式，臨川曾式九，李茂實，武陵朱常湄，陝右張兆朱，熊江右由棫，懷寧蔣臣廣，皆登啓事，一時稱得人云。

吏部開送保舉人員姓名，奕琛以復社黨目查對，反居大半，以告體仁。體仁大駭曰：「爲之奈何！」奕琛曰：「聞上急于程效，將來保舉一途，定于期年考成，信否？」體仁曰：「然。奕琛曰：『社局諸人既得任職，自能有力進身，是入臺省者較之兩榜反捷，爾時參論吾黨必力，患

尤剝膚，是以保舉適以自戕也。體仁憬然曰：「念不及此，然則併廢行取何如？」弈琛曰：「恐未易行也。體仁言之，內閣票之，何患不行？」

弈琛乃詣韓城爲述體仁語，薛國觀曰：「此事大乖物情，恐衙門與吾輩合者亦無人敢任，若異己者知所由來，必萬矢叢集矣！以愚所見，莫若令皇上青衣布袍齋居武英殿，以火星逆行，下詔求言，許民直陳時政缺失，納奏應行事宜，以弭大災。乃募一有學識秀才，或博聞強識布衣，授之意旨，或繕疏與之，令其出名上奏。士民不識忌諱，言縱戾常，無關理亂，乃假借明旨行之，且錄其人，破格尊顯之，以示必行之意。斯時卽舉朝議論紛紜，政地與言路皆不任咎矣！」弈琛大喜，乃與體仁密授意閔吏王藩，使四出求其人，如所畫以爲之云。

丙子春二月，淮安衛三科武舉臣陳啓新奏：「爲獨違時尙，宜直布病衷，泣陳天下大病根，力復祖制，以破羣迷，急解民阨，以平諸亂，果世登上理，臣死有餘榮事。恭惟皇上屢旨清問，與聖人之疇咨無異，臣生逢明聖，曷勝慰荷，而無如世道如阱，時切隱憂，何也？願今日文明盛矣，制度詳矣，臣下未見有巨慝權奸者，何以曰阱？臣正謂尙文辭，而鮮實效，因循苟且，而制度廢弛，臣下工射利徇情，而悞國殃民，尤甚于奸慝矣！此臣習賈誼之痛哭流涕，蓋已有日，自傷卑賤，不敢遽言，尙冀有能言之者，乃面奉聖諭，竟無一人告者，何也？因諸臣迷于情利之局，

故不能作局外觀，具局外語也。臣旁觀甚清，所以不敢不言。皇上宵旰之勞，拊髀之思，便殿之居，責躬之諭，減膳撤樂，且欲與行間共甘苦，是有堯舜之君，而羣臣悠悠忽忽，不能仰取宣布。諺云：「有君無臣。」距不信然！臣寸心莫遏，所以不忍不言。」

「竊謂今天下有三大病根，總成迷局：一曰以科目取人，是病根也。今日文章之士，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其見于政事也，恣性情，任喜怒，所云孝弟仁義，竟成紙上空言。計其幼學之時，莫不謂讀書可致富貴，莫不謂讀書可榮身親。迨歷任既久，又莫不謂讀書可卜封蔭。自此三者而外，誰復思有君而我致，有民而我澤者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賴以科目取人哉？」

「一曰以資格用人，是病根也。伏攷國初曾以典史馮經任僉都，以貢士彭有信任布政，以秀才曾泰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嘉靖中猶三途並用，今則惟尙進士一途。貢生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界限既分，苑枯遂判。貢生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亦如是，毋寧多取以爲身家計乎？舉人明知歷任有限，貪如是，不貪亦如是，毋寧多貪以爲子孫計乎？若進士，則朝廷之爵，皆其砧几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之人，噓成一氣，打成一片，賢否莫問，賄賂通行。誠有如聖諭所云：「明旨可藐，暮金自如者。」臣止就見聞一二言之，如禁肩輿，未嘗不許其乘。

馬；長安道上，數日前，猶半肩輿。卽此細事，尙不之遵，况值財利之大者，安望其不藐旨而趨之乎？如禁交通，未嘗不處其遠玩，而諸臣私第，誰無親故徑竇居間，輦轂之下，尙不之遵，遠方外郡，又安望其恪守乃職，而不入暮金乎？設有一二清廉自愛者，且共目爲矯，共訾其異，其誰肯爲孤注之擲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取以資格用人哉？」

「一曰以推知行取科道，是病根也。舊制以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項除之；後又以行人博士，中書，及行取推官，知縣充之；弘治中，又以助教教官兼選；嘉靖中，猶令行取推官知縣進士三分舉貢，一分攷選，今則惟以進士選矣。夫推知選科道，若謂其諳練世務，熟識民情耳。審是，則中行評博，當不入選矣！旣中行評博可選，是亦無用其諳練熟識，則推知可以舍矣。蓋推知行取科道，無異民間窩訪作奸之輩，謀入上司衙門，名爲躲雨者。夫推知何仇于臣，而臣必欲塞其向往之路哉？蓋爲民怨之而不敢言也，民怨不敢言，以致其爲盜也。今之爲知縣者旣失愛養，復加暴征，暴征不已，復益贖緩，贖緩不前，挺而立斃者不知凡幾！不勝刑撻，迫而走險者不知凡幾！挺政兼殺，酷以濟貪，溝壑中皆瘠民，庖廚中盡肥肉，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以皇上之行仁，有司從而扞格之，奉蠲停而追比如故，焚火耗而勒索愈加，使民積蓄無餘于三冬，岡嗟剝肉之苦，新絲已賣于五月，莫窺敲骨之苦。民旣畏官如狼虎，畏政

如水火，安得不畏世如陷阱乎？所以然者，良由行爲科道也。」

「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吾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地方，上司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舉劾我，可榮辱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奧援，敬畏之不暇，又何敢忤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蚩蚩之民，叩關無路，赴愬無門，舉疾首蹙額而相計曰：「與其罹罪而速死，毋寧逃亡而偷生；與其立爲杖下鬼，毋寧且爲釜中魚。」于是咸以從盜爲得計，遂倡之和之，而半中原皆盜矣！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

「若夫推官掌一郡之刑名，寄巡方之耳目，權能生殺人，勢可威偪人。加之自恃爲科道，人特爲科道，而不擅勢橫行，要挾有司，凌虐僚屬者有幾？有不縱容衙役，窩訪市訪，報睚眦，圖厚利，害平民者有幾？驕恣如是，下民又可能安其生乎？民既不能安其生，又能已于亂乎？則又何取于以推知爲科道哉？」

「夫國家受此三大病根，依然章句日聞，黨與日盛，苛暴日加，羅網日密，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中不醒矣！每見青矜中朝不謀夕者有之，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膏腴遍野，大廈凌空，此何爲乎來哉？嗟嗟，財聚則民散，財

散則民聚！今之財，苟其在下也。今日輸稅賦，明日輸加徵，猶有入之日；卽其在上也。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獨至侵奪于縉紳之家，則何日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糧，廩無稅，其所入正未有艾也。卽或有時出焉，非買科第，卽買田宅，買陞轉，而出一無不獲百者，况出而世世買科第，則世世以一獲百矣！夫天下有數之財，豈能當此永聚不出，而使永獲入者乎？又何怪乎朝廷匱，閭閻空乎？」

『人謂漢之財耗于匈奴，唐之財耗于藩鎮，宋之財耗于納虜，皇明之財耗于九邊；臣謂非耗于九邊也，耗于諸縉紳也。因而胥吏效之，舞文作弊求獲也，項首遂至數千萬金；隸卒效之，明奸助惡求獲也，項首亦數百數千金。因而將士效之，求獲于偷安蠶食，兵法壞矣，而將士以疲；官旂效之，求獲于乾折盜賣，漕法壞矣，而商灶亦困。何也？凡有敗露，仍諸縉紳治之，有罰贖，仍諸縉紳收之，以故富者貧，貧者怨，怨極思亂，而盜起由此也。今日諸臣又求獲在全身保家，而欺罔猶是也。今日兵將求獲在乘機擄掠，而削弱猶是也。上好下甚，薰蒸習染，日趨日極。若病根不痛加攻除，迷局必不能破，盜賊必不能息，盜賊不息，內而元氣受傷，奴虜必不能滅，奴虜不滅外而神氣再虧，勢不至舉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

『臣嘗欲喚醒衆人醉夢，急救民生倒懸，故狂言無忌。然臣言出口，臣身必死矣！以拂人

所好當死，以觸人所忌當死，設自皇上殊恩，卽待臣以不死，而舉天下何地無推知？徧朝野何地非進士？聚衆之唾，可以沒臣之身；萃衆之口，可以銷臣之骨；與其死于嫉妒之手，不若就皇上刑西市，以爲天下後世出位妄言之惑爲愈也。」

「再陳治病之急有四：一曰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曰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曰速罷推知行取，以除積年恣橫之陋習；一曰速蠲災傷錢糧，以蘇累歲無告之顛連。夫停科目，非臣創論，太祖嘗行之，見于通紀可攷。今復祖制而行之，則諸臣不至爭立黨羽，固結情面，而世臻上理矣。舉孝廉行超擢，亦非臣臆說也，列祖嘗行之，昭昭布在方策。今遵祖制而行之，則人盡安分，不但進士咸奮爲名儒，卽貢舉亦不自畫于不肖，而世臻上理矣。至推知一罷行取，則推官自居爲推官，知縣自居爲知縣，道府可制推知，推知亦知畏道府，從前驕恣之習，難以復逞，去其害民者，則民生足矣。民生旣足，盜自寡助，盜寡勢孤，不招自歸，盜息民安，而世臻上理矣。」

「目今四郊多壘，庚癸頻呼，蠲停錢糧，恐未易言也。然臣有說焉：二祖開基，兵農合一，令軍什三，備操什七，屯糧食土，糧力守衛，萬代善術也。使長守不變，何至募兵代衛士，而以輸將爲年例哉？臣嘗論國家之患，半在文士，半在募兵，兵不耕而食，失意則譁，殆可畏焉。臣竊思今日不急復屯政，天下終無寧日也。蓋財斂于中，上與下交困，免加派，兵無以餉，行加派，民不聊

生。非屯兵莫救也。猶記萬歷四十五年，張抱赤上與屯書，纏纏二萬餘言，深爲屯政頌畫。臣怪當日何寢閣不行也。倘皇上加意于此，幸緩臣須臾之死，容臣繕本另進，雖時異勢殊，稍加損益而行之，實天以久塞之泉源，待皇上疏通，成中興不世之美政也。」

「迨至餉充矣，兵足矣，然後訪求大將而任之。耕漁屠釣中，寧無伊呂韓岳其人，爲皇上治亂持危，滅虜剿寇者？緣病根日深，迷局日固，豪傑卽出，而掣肘者多，雖超乘之財，將安所施？又何怪乎裹足而不至哉！雖然，將亦難言之矣。仰鼻息于文臣，聽提綴于下吏，自文官視如奴隸，故三軍遂玩若匏瓜，威望既不重于平時，號令何能施于對壘？故虜寇之來，風聞先潰而莫制；虜寇之去，偵望狼狽而不前。惟事掠拾餘貲以滿壑，執殺難民以杜口，此兵之第一能事。以致民之畏兵，甚于畏賊。生靈塗炭，幾高白骨之山；卽郡縣凋殘，已見金甌之缺。今茲皇陵震動，湯沐受傷，皆由任將不專之所致也。臣以爲當徵求名將，旣得其人，卽當禮聘。凡軍國重務，悉以委之，予以尙方，便宜行事；有司害民者，亦俾處分罷。一切監制，今天下曉然知皇上不憚屈己重將，以削平禍亂也如此；知皇上以除民賊之任亦付之大將，大將破陋習以救民也如此；三軍亦知天子之重其事而隆禮于我將也如此；軍氣自壯，兵威自肅，行見壁壘改觀，旌旗變色。此一役也，民怨可平，寇賊可化，以慰皇上上憫下疚之懷，不難矣！伏望皇上審時酌理，毅然

獨斷毋狗羣工而滋惑。毋因游談而廢言。臣雖死當快愉也。」

「臣家世淮陰，八歲喪父，劉母苦節三十六年，紡績育臣，倖邀武科。是臣有母，尙未終養，年四十尙未有子，有母無後，遽以死言，是天下之大不孝，無過于臣者矣！但臣不言，知必無言者。臣及今不言，後雖言有無益者，故不惜冒死盡言。臣雖死，知皇上必憐而憐存臣家，臣母卽爲臣養不虧。臣雖死，知後臣必有以臣爲忠，卽屬臣後未斬，臣不爲勢阻，不爲威惕，捐糜瀝血，以上告聖明，臣曷勝悚惶待命之至。」

奉旨：「開科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何可盡罷？舉孝廉，舉推知行，取求將與興屯各款，該部確議奏。張抱赤亦書着卽進覽。陳啓新敢言可嘉，着授吏科給事。如遇不法之事，許直陳不諱，各衙門一體相待；若有排擠輕侮者，重處不貸。」啓新旬再疏進張抱赤與屯書得旨留覽。

廣東道御史詹爾選題：「爲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以定人心，以塞亂源事，略曰：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內一疏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勵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卽糾劾，以戒奔競。」近者陳啓新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知推，貪污不肖，一至于此，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尙方劍殺有司，創此不經之論也！高皇自設制科

以來迄交三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過，次年卽爲補行。豈不偶行徵辟，而畢竟以正科爲主，孝廉爲副。以故名卿硯輔，皆于科目中得之，士亦未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固偏僻也；謂盡無賢，豈非誣指乎？卽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皆不肖，豈遂爲公論乎？臣僚如此其衆矣，皇上進一啓新，以愧勵羣臣，豈足爲異？但天下之爲啓新不少，恐此途一開，四方傳食之徒，孰不欲富貴？孰不蓄睚眦？裹糧而至者，不知凡幾！囊空望奢，作何散遣？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爲今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啓新覲面敷陳，罄其底蘊，使廷臣識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使天下知啓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懷挾私意，希圖躁進者，皆有所惕而知畏，則人心漸定，而亂源可塞矣。」

奉旨：「陳啓新以敢言特擢，奉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又行瀆擾，姑不究。」

詹爾選疏入，陳啓新具疏辭職，通政司格不上。啓新疏再參納言違背祖制，阻折言路，自擊直鼓以聞。奉旨：「陳啓新着恪遵供職，不必因言求退。奏內下馬紅牌不遵，殊屬玩肆，着嚴行申飭。」

詹爾選再疏參啓新，嚴旨着緹騎拏送獄。閣臣揭救，奉旨：「奏內事情，前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借端逞臆？明屬恣肆欺罔，本當重究，念閣臣申救，着錦衣衛放了，仍從重議處。」

詹爾選奉嚴旨後，社局主盟相聚而謀，謂科目中人參論啓新，上必以爲忌嫉，必不見聽，反加重處。今後參論啓新，必須科目以外人乃可。未幾，求得候選府庫大使程品一本，「爲乞斥負誕，行責實效，以全國脈，以維世道事。陳啓新以三科武舉，建言而得吏科，臣不勝舉手加額！以下臣而沐皇上之知，立賢無方之特典也。及讀其疏，乃知憑逞胸臆，議論則多，懼成功之或少耳！臣反覆而誅啓新之心，無非迎合聖意，以邀高位。臣試言之：啓新之參科目，非參科目也，是傷國脈也；非參科目諸臣，參孔孟也。古之取士，歷朝有法，漢晉唐宋選舉孝廉，至我朝則以科目；若科目可罷，正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必及其身矣！」有如皇上明旨：「科目取士，原爲典制，其中豈無才能，豈可盡罷？」此卽皇上敬天法祖，睿知聰明，乃知其爲虛誕，但不忍塞其敢言之路。無奈其蘇張之口，熒惑聖聽，是以皇上不加之斧鉞，而反加之以顯秩，將欲塞天下之人，棄仁義而務口給也。」

「方今四郊多壘，有九邊，有外夷，有四方流寇，有各處驕兵，豈一登壇所能遙制之乎？臣視皇上遣督師邊臣內衛，此意啓新不知也。皇上若欲專效，誰可登壇？誰可推轂？就令啓新舉何人以副皇上側席之思，欲罷推知攷選，此又不通之論也。推知貪濫者固有，而耿介者亦不少。每年有按臣入境，復命之舉劾，有年終風聞，又有大計之黜陟，法網不爲不密，賢者自應考

選否者自應擯斥，皇上自有睿鑑，豈容混淆？若云與中行評博並選，此三百年來不易之定典，乃爲至公至正，此卽三途並用也。官無大小，止憑才守，然以進士才守論之，百十之中有一二不才不肖，以舉貢才守論之，百十之中有三四不才不肖，以監儒言之，守有餘卽才不足，以吏言之，才有餘而守不足，此資格所限。倘一概考選，則人人思爲賢良，誰肯自暴自棄，甘心自處于污下哉？」

「又曰：章句之士無益于世。臣累舉數人，如文天祥、王守仁、于謙、鄒元標、孫丕揚、郭子章、楊璉、左光斗諸人，皆表表古今，炳耀史冊者，此往哲之可鑒。至于今之在朝在野諸臣，不敢舉者，恐嫌附會線索，獻譽邀寵之謂也。又曰：登一進士，則家計百萬，少則十萬。此在淮言淮，乃一隅之小見，非天下之通論也。以臣廬陵言之，如甲辰科蕭象烈登賢書二十年，家徒四壁；一縣如此，他縣可類推。又曰：推知貪酷，小民日以鞭撻爲事，惟利是圖，情而是狗，種種描寫，何異于戰國諸人乎？他不可知，如原任吉安府知府毛堪，廬陵知府陸康稷，此二臣者，才比王佐，守並夷齊，誰不知之？啓新淮人也，知淮之推知而已，或有所以激之也。不然，焉能如孔孟之席不暇煖，過化存仁而知天下之政乎？」

「啓新又恐謗儒之說不行，又杜撰有君無臣之謠，以欺誑皇上。夫謠者徧京內外，誰不

聞之。而臣獨不聞，不足取信。乞敕五城御史查訪，有無是謠？卽知啓新之無往而不虛誕也！啓新罪科目之念，不至于焚書坑儒不止也。充啓新罪推知攷選之念，不至于舉天下之官不盡屬啓新之黨羽不已也。啓新極口謗儒，又恐諸臣之傾陷排擠也，而以一死箝天下之口，又何異于立監止謗也？夫給事何官，啓新何人，而可以遽受之乎？禮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是孔孟不足法也！且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啓新之說可行，則凡稍有一知一識者，無不效啓新之說，奔趨闕下，恐不稽之言，汗牛充棟，而皇上又豈能一一徧觀之乎？又豈能人人而與以啓新之顯秩乎？其勢必至置之高閣，此輩又何以解散乎？不竄入流寇作頭領，必奔走異域洩我情形，亂天下者必自啓新始！且臣以啓新遽授此官，必有奇謀陳之皇上，以爲國爲民爲己任，不謂嘿嘿無言也！卽如通政司以不封啓新之疏開罪，啓新首參之，是啓新借此爲洩忿報怨之地耳。焉得謂之侃直乎？」

「及至詳閱啓新屯田一款，在趙充國言之詳矣。今啓新興言及此，想亦素經籌畫矣。若改啓新爲屯田之官，聽其撥可以屯田之匠若干額，給牛種若干，費金錢若干，得子粒若干，計其利國之多寡，爲啓新陞補之崇卑，則朝廷之殊恩矣。」

「臣之參啓新，不但得罪于啓新，亦且有干于皇上。臣豈不知巽語取容，危言死忠，願皇上赫然震怒，以臣吏員下品，敢逞螳臂，敢逆龍鱗，斬臣頭以謝啓新，以遏亂萌。然後改啓新爲屯田之官，以責實效。溫諭文武大小臣工，以全國脈，以維世道。在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治平之本，在大經大濟，而不在小忠小信。流寇則解散，而不在征誅；在善守以示其不敢犯，而不在窮兵黷武，以招其徠。以今日之急務，在省刑薄斂，憐才用人。此皇上自有宸斷，廷臣自有碩畫，又非區區小臣所得而言也。伏乞皇上寬而宥之。」

奉旨：「陳啓新擢用，有旨甚明，程品何得逞臆瀆擾？着刑部提問具奏。」

啓新入垣，同官交棄之，卽公會無與接談者。科道中公務，亦絕不與聞。心恨甚，故經年無所建白。時人以爲誣，啓新不得已，多言細事以塞責；有色衣穿朝，御街走馬，護日不敬三疏，皆得溫旨。又一日，啓新復疏言：「燒窰傷龍社局，諸人羣聚而嘲笑之，因檢宋書紹興乙卯大旱，禱雨禁屠沽，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斷屠止禁豬羊，今并禁鵝鴨。』胡致堂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多方捕捉。』同臺正言張次賢云：『八盤嶺乃禁中來龍，宜禁人行。』大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號。今日啓新正同此類，有以其事榜之六科廊者，啓新恚甚，而不得主名，乃無如之何。」

某月攷選，都諫姚思孝、孫魯皆不與啓新商酌，啓新遂具考選預定疏參江南行取知縣陸自岳，訪單公舉翰林四字，遂奉嚴旨，自岳謫外。自岳乃馬君常薦舉，張天如門下也。自是以後，同垣愈絕之。比啓新轉刑科，左都諫宋汝與之同署，則欲與啓新言醫藥卜筮事，媿媿不倦，啓新乃喜，謂掌科親我。未幾，主垣局者爲都諫徐耀，則曰不可絕之過甚，遂反前人所爲，遇事與啓新同議，啓新喜甚。詮部缺，耀不遽坐名，對衆以姓名圖置瓶中拈之，得行人張一如，啓新在坐雖預，足不復疏糾，蓋情分稍投，不忍立異也。啓新喜與人交接，健談，對客輒至移晷，議或投契，多自訴少時，述遭不少隱諱。一日，同垣俱以公務他出，啓新呼胥吏共語，語久款洽，謂若輩卽古之椽吏，皆有出身之階，我少時亦嘗從事此，此輩能奉公守法，我官卽若官也。始知啓新昔嘗爲書手，社局聞之，遣班役往淮安訪問啓新履歷，旣得實，使人疏糾之焉。

卷之四

丙子八月，北兵入犯畿輔，啓新輪守厚載門。時有官生楊光先欲繕疏參溫體仁以及啓新，見啓新坐門，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啓新慚，答言：「一死無益。」光先曰：「當今冠進賢者從寒窗攻苦得來，戴兜鍪者由先世汗馬得來；公徒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啓新揖之入。光先復言：「前不當受職，既受職後，國紀民生，兵馬錢糧，絕不侃侃直言，而乃今日一疏色服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無一可言耶？」啓新不能答。光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怨人恕己，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聖明看破，做不得明哲保身，爾時思余言晚矣！」未幾，光先昇厝大明殿前，擊直鼓疏參陳啓新以及首輔溫體仁，奉旨逮下獄。

科臣章正宸疏言：「新安千戶楊光先，草莽甲士，妄干朝事，已屬不經；且以不祥之器，輕污禁地，滔天之罪，可勝誅耶？蓋條陳參劾亦常事耳，何須作此怪誕之爲？第據所論陳啓新與輔臣溫體仁，則有未可盡非者。啓新以胥役而受特恩，自當始終盡言，致死無二，何以尸位年

餘，一籌莫展。啓新自負耶，抑忍于負皇上耶？臣意啓新本是未嘗讀書之人，豈知致君澤民之道！今試舉其所奏屯漕諸大政，一一面問，而詰以舉行，其能之否？拾人之唾餘，轉眼而失已。在皇上置之諫垣，無非欲鼓舞廷臣，以激爲勸耳！而沐猴天垣，遺羞名器，天下莫不惜之。」

上以陳啓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閏四月二十七日，啓新復具微臣名節，幸蒙睿鑒疏入奏，上深責之。

陸文聲字居實，少讀書，外父貢士周文潛家，時受先亦從文潛受經，兩人同塾。成交後，受先中進士，文聲亦援例入雍。時錢肅樂來守婁東，于縉紳中獨信受先，言聽計從，立鄉約正副，博採人言，分別淑慝而勸懲之，政聲藉甚。文聲間亦條陳地方利弊，肅樂亦採之。時有一陶姓惡人，所爲不法，受先嫉之，列其款惡，欲達當道，偶置硯下，文聲竊視，漏洩其事，陶人往張自辨，受先知文聲所爲，因大怒。文聲與楊姓老儒同至張所解釋，受先不願，竟將文聲褫扶，老儒厲聲責受先，乃止。時丙子三月也。

文聲不堪楚辱，忿恨之甚，因星變求言，乃哀集受先交通上官，把持武斷諸事，繕疏走入京，期登聞上奏。逢璽卿王時敏家人引之進謁烏程，其黨自人韓城德清外，又有四任子焉：一爲朱泰藩，文懿公廣之後也；一爲許曦，穎陽相國之後也；一爲袁樞，文榮公煒之後也；一爲王

時敏，文肅公錫爵之後也。四人皆以才識通練爲相君所倚重。時敏與體仁又以兩世通家誼，恩禮較他人尤厚。時太倉望族瑯琊，太原，清河稱鼎峙，迨天如倡立復社，門牆熾盛，邑中若汝南，高陽，河南，焦國諸子弟皆贊居門下。時敏之子挺，揆，撰，甥吳世睿，澤皆美秀能文，獨外壇坫，兩張以其立異頗少之。延陵世睿有家僮張曉者，能文章，少受業于越自新，兩張收之爲弟子，主人不之許，使之供隸役，職抄謄，曉恥之，避之南張所。延陵拘係其父母，南張爲請甚力，事雖解而使供役如故。曉不能堪，舉家徙之武陵，吳來之處之客席，未幾，兩張使之入泮吳江，延陵控之當事，求正叛之罪，卒不勝。久之，兩張囑州守周仲璉攜來之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爲曉削隸籍，延陵壓于州父母，勉從之，而內不能平。時敏家法素嚴，僮僕千餘，深以此爲恥，而竟無如之何，由此蓄怨復社久矣。文聲一見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曉事兩張主之，故時敏啣受先甚于天如，乃曰：「相君仇復社，參之正當其機，但相君嚴重，不輕見人，而主局者惟德清爲政，宜就商之。」因導往弈琛。文聲面進疏稿，弈琛卽哀入示體仁，溫意中不知有受先，且素無嫌怨，乃曰：「誰爲張采？不過三家村兔園學究耳！烏足瀆聖聽？今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彈治溥，當授官如啓新也。」弈琛出爲文聲述相君語，令削草更進。

閱數日，弈琛復述相君言：「張漢儒，許錢瞿已遣緹騎，此案遽列名，當併得逮江南，一時

與兩獄，恐聳上聽，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籌餉，歷陳奸弊，末後指及黨局，姑下地方查覆，俟錢瞿獄竟，乃具第二疏指名究處耳。」袖出疏稿示文聲，文聲遂疏爲賦繁難，議緩臺奉旨：「三吳逋餉，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及范詭私佔侵田引銳，優免冒散，水利阻撓，衙蠹豪奴籍勢詐害，俱關地方重大情弊，着該撫逐款詳查，明白奏奪。至太倉復社結黨恣行，把持武斷，提學臣所職何事？致士習囂橫如此！着倪元琪一面查究懲飭，據實回奏。」

復社奉旨後，天如使人謂文聲子陸茂貞曰：「忝在同里，與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負罪，而無故加兵，是城火池殃也，如陰隲何？」茂貞因疾赴京，爲文聲述天如語，文聲默然不答。茂貞曰：「復社黨羽半天下，獨不爲子孫計乎？」文聲乃許之。時社中夏允彝、陳子龍、吳克孝皆候選在京，謂陸必爲浙人頤指，莫若說之就選，出之于外，社局始得安。乃劇金爲部費，使擇善地員缺。文聲恐有報復，克孝又文聲中表弟也，爲之盟誓以堅之，始允就選。

丁丑某月，茂貞北歸，天如偕之謁蘇松道馬元颺，郡知府陳洪謚，言文聲已就選，無復慮有後參矣。達之學臣倪元琪，謂可具疏回奏。元琪言：「須得生徒主名數人，然後可以塞清議，否則恐得罪詞臣。」徐沂謂元琪曰：「社中有傑才，科名恆出其中，但使社局得無恙，公祖目前雖暫屈，後必大伸。」元琪許之，乃據府道申文具疏回奏曰：「臣受命督江南學政，奉有復

社一案。夫結社會友，乃士子相與考德問業耳。此讀書本分事，不應以此爲罪。陸文聲挾私憾，抵欺瞞，故奏事不以實，熒惑上聽，臣昧死據實以聞。」其所指名以事收廢生顧敏思、陶鎔、江德淳、董士鎔、錢度等上奏。有旨：「倪元珙隱徇，着降二級，調外任。」元珙既外轉，繼任督學者爲山東方瑋。時社局諸公疏參溫相無虛日，奕琛促文聲更上第二疏，當以陳啓新例授御史。文聲不應，佯言他事以謝。

時虜兵已出歸巢，乃疏勅祖大壽虜至不能力戰，虜退但言尾追。又薦劉澤清勇敢善戰，德州賴之保全；原官大學士爲詮捐家貲募士固守涿州，其功不細，均應敘錄。無何臺臣姜思睿疏參體仁，兼進舊學臣黎元寬揭，內有體仁父子囑託私書，幾啓上疑。體仁力辨，而懼不能安位，再授指文聲參黎元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體仁因邀溫旨，復入。

未幾，文聲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去。其前參復社一案，有旨下方瑋再勘。會瑋丁艱歸，濟人張鳳翻代之，延臨川羅萬藻閱文，學政爲萬藻一手握定。復社事再奉嚴旨，鳳翻卒置不覆。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洲衛弁李應實以逋運負罪居戶部，係奕琛使人授之旨，供條陳漕政科弊，爲之夔辨冤，通政司奏聞。有旨：「周之夔果否有病乞養，着該撫按確實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臣根查。道臣馮元飈覆言：「李應實假借

言事代人游說，妄稱祖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牌例，坐應實說誑欺君罪，在不赦。應實懼及禍，挾奕琛手書至閩，令之夔赴闕辨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不次陞擢之夔。母服未終，應命。九年八月，之夔具呈應天府按，十月原任蘇州府推官告病丁憂。

周之夔具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曰：「崇禎九年六月，見邸報，戶部爲新運伊邇等事，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着撫按核實回奏，不許徇情取咎。」伏讀驚懼，以棄廢小臣，尙蒙清問，捐糜無地，惟是臣職兌護漕，受翰林院庶吉士張溥、江西臨川告病知縣張采毒害，天下共知，撫按不敢言，卽近日聖明嚴究復社，天下共曉，而溥、采正復社首惡，寧代受譴，莫肯實對者，同黨相護也。切思蘇屬漕糧九十三萬石，州縣各有定額，而太倉鎮海二衛軍儲四萬五千餘石，分派長吳五縣支給。崇禎癸酉六年十一月，溥、采假救荒言，用奸書宋文傑謀，奪各縣所派，盡歸掌握，歲扣萬金。而本州漕兌灑各縣代兌，令州申文，自刻軍儲說，勒臣奉行。臣思祖制，軍儲與兵糧皆分派協濟，不使聚之一處，管子一人，防奸雄藉手耳。溥、采身居海濱阻險，一旦欲聚軍儲，意將何爲？况州漕卸縣，誰甘鄰壑？未經題請，誰敢亂制？利害所關，臣安得不爭？及劉士斗署崑山縣，減運米腳價，激泗州軍變，漕臣禹好善錄臣前疏揭劾，荷聖仁恩，但降處州官，未誅求豪紳，諒溥、采可已矣！乃對訕朝綱，而以雪憤，黏布榜

帖大肆謗詬。臣見兇醜，屢次乞休。臣母在家，聞禍驚泣。臣師庶子許士柔、南司農鄭三俊皆教臣急去避禍。今知府陳洪謚時在南都，亦手書促行。撫按不肯實題，勒臣改告養。臣出門，溥采令黨人顧敏思、陶鎔等罵毆。又坐吳江沈自馨家，伏奸再逞。臣隱忍而去。不意後有連官李應實、義激、條陳漕政，中惜臣之去，奉旨查議。及吏部覆臣爭執軍漕，奉公維法，肩勞任怨，親兄尙在，養例不合，得旨照舊供職。臣畏溥采情求撫按，不允再題，奉旨復任。溥采又假手下石，臣慮禍思親，憂煎成病，囑醫徐繼芳害臣。臣不得已，告病致仕。到家一日，僅及訣母，終天抱恨。」

「切思幼學壯行，幸逢堯舜，豈甘自棄？况俸歷四年，正薦十三次，紀錄卓異。遭此不得榮親，竭忠報國，然棄一官而下，爭一郡久別利害，上護朝廷三百年漕規，臣之當爲，雖困不悔。溥采可以已矣！又恨應實公言，創稿授腹吏翁思禮，令府臣陳洪謚稱臣並無爭漕，道臣馮元颺不依律例，擅引紅牌坐應實說謊欺君。該弁辨寃，通政司咨部，復荷聖明洞照臣迹。九年八月，本年正月兩次具呈，僅路振飛批會據實，溥采仍把持徇飾。夫臣爭漕一案，勿論士民公呈，各院批語，鄉紳書牘，卽御前有屢旨也。溥采敢蔑視而陷殺運弁，以伏殺臣乎？且極力制縛，使箝口無訴，臣安得不求救于君父？當日撫臣張國維有『爲門下拂衣計，必有一通融題目，始便措處』之語。按臣邴彪佳有不佞欲以州官與門下去就，分爲兩截，不必黏帶一團，原書具在。」

則臣去任情由。今日豈容徇飾？至溥采自誇社集之日，維舟六七里，祖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兄弟盡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盜跖亦曰聲氣，異己者雖曾閔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流，盡收爲羽翊。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入社，必不得安位。每一番歲科，一番舉劾，照溥采操權飽壑，孤寒飲泣，惡已彰聞，猶爲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不可治矣！其他焚場弊，窩盜賊，詐鄉民，有證據之賊，已累巨萬。一疏難盡，容臣列款詳奏。臣母服未滿，何敢冒瀆？緣受害冤深，奉旨嚴查，猶經年寢閣，萬不得已七千里匍匐伏闕。臣孤立無援，櫻此雄鋒，自分必死。然生無可報國，不惜捐軀以明漕儲利害，朋黨罪惡。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黨局，提張溥，張采與臣面鞫得實，乞斬溥采以謝朝廷，并斬臣以謝朋黨。」

奉旨：「該部速嚴查具奏。」

二月，督學御史張鳳翮久不回奏復社事，軍例外轉。

丁丑殿試，狀元爲劉同升，榜眼爲陳之遴，探花爲趙士春，皆復社中人也。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興拔夏曰瑚于童試，送之入場，而肇興分房，曰瑚卷又適在其房，取中頭卷，未得趙士春卷，肇興之意在推敲，主試令下之，肇興見趙，曰兩君皆爲名臣後，不可軒輊也。乃舍之。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士春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春制義力摹先輩，非復向時才情，其不售由

此。丁丑，曰瑚分房，士春始亦以第三人及第。時謂衣鉢相傳，後先不爽。浙人忌之，題其榜爲社榜云。

丙子，南場禮記分房，部司李瑞和與華亭諸生潘辰通關節，有定約矣。編號者失檢，初場卷號悞編太倉增廣生孫以敬，二三場則無訛。榜發，以敬魁選，辰落孫山。及操貢舉，以敬之後場則潘辰卷也。辰家富，交游廣，捐重幣而不得雋，刻揭言以敬割卷弊中。以敬天如門下也，言之郡守方岳，制辰使不得呈，借端和，迎入衙署，許以貢入北雍。來科鄉場補薦，辰不得已，勉從之。及以敬赴北會試，辰尾之而行，意尙不能忘。吳偉業聞之，以密爲敬計，時禮記分房：一爲夏曰瑚，一爲羅大任，偉業以以敬囑之。旣入闈，曰瑚病痢劇甚，同簾視疾，曰瑚口已不能言，見枕畔有一卷，大任取閱之，尙未動筆，衆皆曰：『此必庸公心賞也。』遂薦之，主裁者知其故，因皆批取中，拆號果爲以敬卷，曰瑚竟卒于闈。潘辰見以敬聯捷，乃無言而歸。

六月，司禮監曹化淳使人發張漢儒、陳履謙陰事，訐之東廠。太監王之心與錦衣衛掌印指揮吳孟明拷訊得實，立枷長安門，錢謙益之獄乃解。

大學士溫體仁再疏引疾，得旨允之。遣行人吳本泰護行。辭朝日，揭薦太常寺少卿薛國觀，大理寺少卿蔡奕琛等，可大用，納之。八月，陞國觀禮部右侍郎，拜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奕

琛刑部右侍郎，范復粹刑部左侍郎。

閏四月，朱國壽爲主事疏：「爲假言騙官，欺君辱國，懇乞宸斷，立加褫逐，以雪公憤，以光青史事。竊惟六垣之長，表帥諸司，風厲天下，爲皇上耳目，其官責綦重矣。皇上所以慎選其人，拔之制科，徵其才品，試其治行，尤必攷之鄉評，酌之公議。凡此蓋恐一落蒙徇，遂辱官方，并辱朝廷及天下後世也。今陳啓新何物么麼？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驅六垣之長！今皇上用之，誠可以愧制科，勵制科矣，獨不思啓新久爲漕運刑司書乎？兔狡蠅營之醜，舞文弄智之奸，大有所得，遂鑽武舉。謂啓新爲武舉也，矧小屏夫，絕無趕趕壯氣；謂啓新爲文士也，錄抄掾役，亦非藹藹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用之，才品何在，鄉評何在，公議又何在？竟儼然爲垣長也！臣前聞之，猶以爲此必異人，皇上賞識，乃在尋常之外，諒漸敷奇樹績，以應皇上闢門布席之求，以短制科之氣，使天下後世傳誦皇上當夷氛寇劇之時，有撥亂反治之一異人也。孰知日以及月，月以及歲，不過煩瑣細碎之事，苟且以塞責，大負皇上委任之心。幸奉聖旨：「陳啓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欽此。」大哉皇言，已看破啓新之假騙矣。」

「用一格外之啓新，未暇計時之上理，祇以長宵小躡等無上之奸，開匹夫無級而陞之。」

臆，當此劇寇猖狂，尙可開此端以引叛亂哉？天下之人憤憤久已，奉皇上明旨，誰敢言哉？然天下之人不敢言，惟輔臣可以言，輔臣休容之度不屑言，惟臺省可以言，至臺省而不言，臣知其故矣！大約謂我制科也，啓新一書手也，制科而與書手爭，不智矣；遂成啓新之蒙面，各自尸其位。此省臣章正宸疏，恬嘿自安，但獲一官，有味其言之也。噫，輔臣應挽回而不言，台省應剴正而不言，乃言者獨一官生之楊光先，臣是以有感于制科之不必設，而深慕楊光先之有激而言也。臣今日者第求爲侃侃之忠臣，不願爲嘿嘿之良臣，以負皇上之納言，天心回而霖雨布將，天開泰運而澤不溥于無疆乎？遂出位妄言，不避斧鉞之誅，不避啓新報復之禍，伏乞鑒臣愚衷，寬臣狂瞽，照假騙以伸國法，庶傳之天下後世，聖明一轉圓間，而褻辱之機，青史增光矣！」

奉旨：「陳啓新已有旨了，朱國壽何又踵襲瀆陳？至滅祖叛聖坑儒等語，尤爲誕妄，着吏部議處。」

九月，左諭德黃道周疏劾揚嗣昌奪情觸上怒，降江西布政司都事。時烏程謝政，淄川張至發爲首輔。

十月，應天巡撫張國維具疏回奏：「爲直陳漕儲無悞之實，理官去任之由，明公道以祈

聖鑒事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夔奏：「爲復社首惡擅作威福，紊亂漕儲，遂官殺弁事。」奉旨：「該部嚴查，具奏咨查。」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爲新運伊邇，漕政可虞事，蒙部覆，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着撫按確查具奏，不許徇飾取咎。」職時身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蓄疑逞臆，久當自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夫之夔之去任，爲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其借端，可乎？蘇郡兌漕之外，復輸倉糧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兌苦于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則在地方交納，絕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糧軍儲歸之州額，以本邑漕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于救荒之迫念。前撫臣莊祖海有「漕儲二項，豈得更交易互兌」之批，前按臣郝彪佳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州民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爲運弁張景文逞兇毆辱，事在崇禎六年，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完兌，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悞，已較然矣。無所悞而何必有爭，無所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爲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

「之夔與士斗同年同時，然懷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爲獻媚鄉紳，具揭于總漕兩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巡漕兩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指出之夔私

揭于是都中訛議之夔者藉藉。臣時叨有撫吳之命，實稔聞之。夔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所容于公論，而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探職言入告，致劉士斗爲法受過，職獨何心，安位苟容。」似此數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爲去任之鐵案。所云悞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卽以終養爲詞，及轉輾求去，臣惜其才，冀以善全其終，就累詳所請歸養，代爲具題，誰爲強勒乎？迨蒙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絕無齟齬之夔，可以相安矣。忽而成病，一臥數月，輿疾竟歸。此國人所共見聞，非有也端。臣又不得不爲具題矣。夫前之去，由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後之決去，由真病纏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掩覆于己，陰陽之患，反委咎于人。揣其意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爲申理。胡爲當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赴闕，拾其唾餘，但知好莠自口，不顧衰服在身，士類鄙之，臣又焉能曲庇之乎？至于疏中摭拾語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溥、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卽詰究。臣等爲朝廷司法，豈肯姑容？但年年漕兌，軍儲如故，何須生事之夔與欠糧之奸弁李應實自借端耳。張溥、張采實無片語相干也。臣今會同廵按王志舉查實上奏，仰祈聖鑒施行。」

得旨：「該部參着看來說。」

是時有怨復社者，託名徐懷丹，作十大罪檄文曰：復社之主爲張溥，佐爲張采，下亂羣情，

上搖國是禍變日深愚衷哀痛嘗著其論于數年之前而因循莫悟今復舉其十罪開訴四方共祈鳴鼓焉。

一曰僭擬天王春秋之法誅心爲烈素王之政正名爲先惟天王至尊稱天以臨之莫有匹也。今張溥何人敢僭號天如其心之妄肆可知矣。且世有鹿馬之指而溥公然任之。張王治張源張質先張濬等十人時稱十常侍諺呼十大王挾以江南小天子之威聚財納叛隱姓埋名。〔一名李楨一名沈景應〕意欲何爲此罪之一也。

一曰妄稱先聖夫仲尼萬世莫京而溥采何人竊其位號并以趙張王蔡名四配。〔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申〕孚肇敬煥等稱十哲。〔呂雲孚吳偉業周肇孫以敬許煥金達盛吳周勳周羣吳國主穆雲桂十人〕其誕妄如此罪之二也。

一曰煽聚朋黨夫大道爲公而溥采惟私聲氣至于千里赴會萬艘停橈僧道優倡俱入社中醫卜星相莫非友人其品行如此罪之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爲君柄今溥采擅之入其社者功名可操在社外者擯逐迭加使人俱震其權罪之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實行之士杜門自守今溥采社中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朴〕或稱智

多學究，（曾同遠）種種奸匪，聚匿爲羣，有司莫敢過問。罪之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夫聖王首重彝倫，今則託名士子，薰心利欲，富貴是圖，子可以逐其父，名勢相軋，弟可以傾其兄。其餘長幼朋友，以及君臣，又何知乎？習以成風，恬不知怪。其罪六也。

一曰謗訕橫議。夫有言責者，自當建議，今復社中同己者則親之，異己者即謗之。遭其詆毀，雖公侯可驟失貴，邀其盼睞，雖寒賤可立致身。嘻，盟社如此，使人有履霜之警矣。罪之七也。

一曰污壞品行。夫士爲四民之首，今社中博馬弔之戲，老傳而童習，中葺賈豎之言，途誦而口占，誇豪舉于一擲，錙銖動輿詬訾，買歡笑于千觴，別袂已見睚眦。其劣薄如此，罪之八也。

一曰竊位失節。夫有才幹者必建功名，今復社自稱名士者幾數萬人，未見文追管樂之猷，武比頗牧之績，以致有志之士，不肯與社中人同應制科，蓋羞與爲伍也。其爲人所擯如此，罪之九也。

一曰召寇致災。夫災盜貴乎能弭，今社黨布結，橫于朝野，主司無非社友，道府多是社朋，苞苴所遺，不問而收，拳勇之徒，不呼而集。大則肆其憤毒，小則開其釁端，故愆陰伏陽之變，有召而來，近日風蝗，亦由其所感。罪之十也。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甬而宋以衰，朋黨之禍，自古有之！實因族類太別，則好惡恆僻；志氣既乖，則爭鬪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悞君父，下悖物情。况以越州踰郡之衆，諸教雜流之技，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諂鄙之謀，相率推戴，此狂妄之溥采；閉賢路，絕公道，布爪牙，恣貪詭，靡人不有，靡凶不爲。雖社稷靈長之福，萬代無窮，亦豈堪此輩腹削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某等草昧疎賤，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激濁揚清，不得更容逆黨，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之日，卽忠臣忘生厲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要斧鑕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討。至于吞焚武斷，耗弊鄉曲，又通行之惡，非賊國之原，無重爰書，何堪毫舉哉？嘉定徐懷丹布。

跋

復社紀略四卷，太倉陸世儀道威著，眉史氏其號也。道威早歲亦署名復社，後以故自出，故其於社事多有微詞；然前既爲社中人，於社事始末甚悉，是編記載首尾完備，實由身親目擊，故能言之鑿鑿可徵，雖其間言外意有褒譏，猶不免門戶私見，然讀者知其事可耳，其是非千古自有定論。

吾國自秦後，已成專制之局，故每至其末造，而黨禍遂興；士君子生值衰時，目睹朝政之昏亂，僉人之弄權得志，舉世混濁，不得不以昭昭之行自潔，其講學著書，皆其不得已之志，思以清議維持於下。如東漢之黨錮，宋之元祐，明之東林復社，其士夫憂時若疢之心，不可見哉？惜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清流既盡，而國亦隨之以亡。然其霜雪正氣，鬱爲國光，其於一代之人心風俗，深有所感，常收其效於易代之後。歷代專制之極，君昏於上，率獸食人，而民不至相食於下，以入於禽獸者，實賴二三正類匡救扶持之力。

復社者爲明末東南之一大社，上繼東林，而下開幾社，其社集之盛，聲氣之廣，殊於當時。

社會大有關係。及至明亡，而死國殉難之士，見於姓氏錄者，乃至不可勝數；然其埋沒不彰，甘心湛冥以自隱者，亦復何限！昔方望溪先生謂秀水朱竹垞得復社姓氏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褐而無聞者十之三焉！嗚呼！鼎革之際，事至難言，而諸君子寧以布褐終其身而不被新朝之一絲粟，其意微而志苦矣！使無是編，不特其事不可見，卽其姓氏亦在有無之列；然則予之校刊是編，亦惡可已哉？

原本爲舊鈔本，丙午秋，予友諸君真長以遺予，字多訛謬脫落，請沈君屋廬校之，「屋廬家藏復社名人手札最夥，頗多勘正。」予復重校，然終以無別本可對，有心知其誤而未敢妄改者，姑仍之。後附吳梅村復社紀事，讀者比校觀之，益有得社事之真面耳云。

順德鄧實踐

宏光朝僞東宮僞后及黨禍紀略·專載

嗚呼！自古南渡滅亡之速，未有如明之宏光者也！地大於宋端，親近於晉元，統正於李昇，而其亡也忽焉！其時姦人或自稱太子，或自稱元妃，妖孽之禍，史所載如此類，亦間有而不遽亡者，無黨禍以趣之亡也。黨禍始於萬歷間，浙人沈一貫爲相，擅權自恣，多置私人於要路；而一時賢者如顧憲成、高攀龍、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之屬，氣節自許，每與政府相持，而高顧講學於東林，名流咸樂附之，此東林黨禍所自始也。國本論起，兩黨相攻擊，如仇讐，嗣是有妖書之役，挺擊之役，迄數年不定。神宗晚節，鄭貴妃寵愈甚，其子曰福王，上於諸子中獨憐愛之；王皇后無子，光宗於兄弟居長，久未冊立，而貴妃早貴，顧天下有出鄭氏上者，輒缺望，卽上亦兩難之。一時名流以倫敘有定，請早建太子，語頗侵鄭氏，上怒，或黜，或廷杖，相繼不絕，而言者彌衆，皆以斥逐爲名高。政府如沈一貫與申時行、王錫爵，皆主調護，而言者遂並攻之。然上意亦素定，卒冊光宗爲太子，而福王之國河南，所以贖子甚厚，諸子不得與比焉。國本既定，兩黨激而愈甚，泰昌天啓紅丸之役，移宮之役，中朝相爭，如蝸蟻沸羹，與挺擊號爲三案。及魏忠賢爲

政，浙黨盡歸魏氏，作書言三案事，訴斥東林，號曰三朝要典。於是東林駢死牢戶，餘斥逐殆盡。烈皇帝立，定逆案，焚要典，而魏黨皆錮之終身。

崇禎十四年正月，流賊李自成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走懷慶，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王皇祖愛子遭家不造，遭於閔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於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具弔襚，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餐，備凶荒之禮焉。世子尋嗣封福王，王元妃黃氏早薨，繼妃李氏殉難死，王與潞王先後避賊南奔。

崇禎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凶問至，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意多屬潞王，而東林以三案舊事，有嫌於福邸，亦不利立福王。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諸大臣，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負縱橫才，初爲太監王坤所構，譎戍阮大鍼者，名在逆案中，時時欲出不得間，而與士英最善。崇禎中大學士周延儒之再召也，大鍼歸於延儒，求薦己，延儒難之，遂以士英爲託，曰：『瑤草復起，是卽大鍼復成也。』瑤草，士英字也。延儒入京，見帝，言馬士英有邊才可用，遂起爲鳳陽總督。至是大鍼與士英謀立福王，以福王與東林有郤，福王立，東林必逐，如此而逆案可毀，己可出也。兵部尙書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廣，兵部右侍郎呂大器，遺書士英，言福王有失德，非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時士英兵權在握，與大將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深相結，諸將皆

願立福王，如士英旨，吏科給事中李沾復從中主其議，於是以福王告廟。五月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遂以福王監國。

是日大清兵入北京。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俱入閣辦事；以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纔督鳳陽。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得功、傑、澤清、良佐分統之。所收中原州縣，卽歸統轄。天下既定，爵爲上公，世襲。復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率麾下兵渡江，與羣臣合疏勸進。壬寅，王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宏光元年。甲辰，以忭城伯趙之龍總督京戎政，密諭參將王之綱迎母妃於河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率兵南下，至宿遷，總督漕運路飛遣兵擊敗之，擒僞防禦使武懷。尋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妣口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王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穆溫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皆生稱也。嘉靖中，已蓋正先朝之誤，而禮臣不考，猶仍其失焉。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元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

帝既立，可法爲首輔，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而士英挾擁立功，入政府，內通中官，外結四鎮，出可法於外爲督師，士英遂爲首輔。四鎮惟黃得功、忠勇奉朝命，而餘皆驕悍，不可法度。

使得功進封靖南侯，左良玉寧南侯，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可法至揚州，爲高傑所困，可法開誠示傑，傑感動，願爲可法死。黃劉與傑交惡，士英亦怒傑之爲可法用也。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可法病於奔命，而國事日裂。上優柔不斷，而性寬厚，政事一委任大臣，不從中制。坐是法紀皆廢，而廷臣無不恣肆，通賄賂。中官之攬權婪賄尤甚，自以從福邸來，流離奔竄，取金錢爲衣食資，上亦憐之而不之罪也。

及阮大鍼入，而黨禍復烈，讒慝宏多。國家日以多故，上在宮中，每頓足謂士英誤我，然大權已旁落，無可如何。而上多聲色之好，自六月庚辰，詔選淑女，自是訪求之使四出，識者早已料其不能終矣。誠意伯劉孔昭奏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李沾已陞太常寺少卿，奏呂大器定策懷二心，兩人大鍼黨也。上曰：『朕遭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已而慎言及曰廣皆以爭大鍼之出，相繼引去。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知兵，予冠帶，召見。戶科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陳良弼，大理寺丞詹兆恆，應天府丞郭維經，懷永侯常延齡等，交章言大鍼名在逆案，不宜召。上弗聽。大鍼入對稱旨，且伏地哭曰：『陛下只知君父之仇未報，亦知祖母之仇未報乎？』祖母謂鄭貴妃也。以三案挑激，上怒自此始。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旋進尙書。左都御史劉宗周

言於上，請勿用，弗聽。

七月己丑，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使燕京，傑澤清舉故總兵陳洪範副之。至燕京，懋第不屈死，洪範陰輸款，且請南行爲間。既至，密奏得功，良佐與敵通。二人上疏自辨，上曰：「此反間，不足信。」洪範尋給假去。後洪範奉太后，并執潞王以杭州降。自李自成敗走西安，山東諸州縣殺其僞官，復爲明守，而南中無一官無一兵出河北；自濟寧以西皆北降，惟濟寧設守。八月大兵趨濟寧之下，先是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姜曰廣擬優旨宣付史館。而宗周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四鎮皆怒，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宗周激變軍情，搖動乘輿。又與得功合疏，言姜曰廣將危社稷，四鎮之橫日甚，而士英藉以逐姜劉，用大鉞。自是中朝之權，藩鎮皆得操之矣！

初大鉞以逆案廢錮，屏居金陵城南，溷於聲伎。當是時東南名士繼東林而起，號曰復社，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臧否人物，議論蠶起，而禮部儀制司主事周鏞實爲盟主，其詆排大鉞不遺餘力。大鉞嘗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必用一二伶人闖入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願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鉞爲快。大鉞聞之，嚼齧槌床大恨。會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疑大鉞且爲賊內應，則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無錫顧杲爲

首而貴池吳應箕、劉城、宣城沈壽民、唐允甲、宜興陳貞慧、松江徐孚遠、吳縣楊廷樞、錢禧、歸德侯方域數十人附之。大鍼內銜日懼，獨身逃匿於牛首之禪堂，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鍼之客語大鍼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鑣。』於是大鍼怨鑣及諸名士刺骨，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及驟貴用事，與中官比暱，逐諫臣，逆案諸人如袁宏勳、楊維垣等次第起用。先以蜚語逮鑣，及前山東按察使僉事雷演祚、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踰跟奔竄，善類爲之一空。定從逆六等條例，凡素有清望不悅己者，輒竄入其中，或有真失節者，反以賄免。羣臣日上疏相詆誹，上亦厭之，詔曰：『朕遭九六之運，車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鑑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與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

皇太后至自河南，遣靈璧侯湯國祚告於南郊。楊維垣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遂其私，姑不追究；其三朝要典，禮部訪求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分別起用。九江總督袁繼咸上疏言三朝要典爲先朝所焚，不宜存，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數十年無間言，諸臣妄興誣構，今物故幾

盡與在廷諸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袁宏勳奏繼成庇護三案，繼成上疏自辨。』上曰：『繼成身任封疆，當一心辦賊，不得借端生釁！』

先是湖廣巡按御史黃樹以論士英被收，倚良玉不至，先後得罪者亦多。奔良玉軍，而呂大器先是勅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政府，賣官鬻爵，請上罷斥，上弗聽。尋致仕去，至是逮之，亦不至。失職之臣，駸駸挾藩鎮以抗朝廷矣。是時庶官非賄不入，政府與中官勳衛藩鎮皆得操用舍之權。吏部尙書徐石麟不獲舉其職，去位。兵部之婪賄尤甚，奸人挾多金入都，卽日可爲大帥。前官方在任，而後官陞授者纍纍皆是；及抵任互爭，乃令新者候缺，而舊者欲固其位，仍輸賄，新者亦更加賄，以求舊者之速去。武弁橫行都邑，人莫之敢指。大鉞黨亦盛，張孫振、趙之龍、馮可宗皆爲之爪牙，日以報怨殺人爲事。其大旨務以離間骨肉，危動皇祖母，中諸名流以非常之法。當擁立時，操異論者僅數人，而士英輩欲自張其功，凡有糾劾，必以此誣之。

元年春正月，開封總兵許定國北降，誘殺興平伯高傑。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太子在杭州，先是有妖僧大悲從北來，自稱爲先帝，又稱爲齊王，又稱爲潞王，下鎮撫司訊，又稱爲神宗子，因宮闈有隙，寄養民間，長而爲僧，辭連潞王與故相申時行。禮部尙書錢謙益於是奏奸僧誣讒，而戶部侍郎申紹芳爲祖訟冤，錢謙益自白，俱奉旨慰諭。而張孫振、阮大鉞欲

藉以起大獄，爲匿名帖布於通衢，海內清流如徐石麟、徐汧、陳子龍、祁彪佳、夏允彝、楊廷樞之屬，皆入其內。士英性本疎闊，不欲殺人，而大悲所言，一無所牽染，其獄遂止。二月晦，棄大悲於市。

而明日國中傳言曰：「太子至矣！」上初閱夢箕奏甚喜，遣中官踪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朔至京，廷臣及士民擁觀，人人色喜。明日，舉朝始知爲高陽男子王之明也。之明髮垂肩，肌理白而舉止輕率，身傴僂而容有愁。初至居興善寺，已移至錦衣衛馮可宗邸舍。上御武英殿，命羣臣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他。拱乾上指稱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皆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乃言姓名爲王之明，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奴穆虎於逆旅，遂共臥起，穆虎教之詐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之明在獄中，嬉戲自得，好飲酒，酒酣卽長歌，終夜不止。獄囚與之親者，問汝果太子耶，僞耶？皆不答。居數日，上遣中官張朝進同東宮伴讀邱志忠至錦衣衛，召之明再行審視，之明色甚恐，志忠審視良久，言曰：「太子識我乎？」之明不答。錦衣衛從容勸其無恐，

之明對曰：『休矣休矣！』志忠仰而祝曰：『以先帝之仁聖，遭禍亂至此，今無血胤，海內傷之。若果先帝子，願天誘其衷！』遂辟踊大哭。之明卒不語。當是時，天子闇弱，馬阮濁亂朝政，人情憤激，皆謂太子爲眞，詛言繁興，一唱百和，不可止也。大鉞輩又欲藉以起大獄，陷清流，而夢箕被酷刑，欲其有所連染。夢箕大言曰：『入他人罪，不能出我也！』於是人情益懼。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及陛下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全，以謝天下。若遽加害，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乃命養之獄中，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袁繼咸及湖廣巡撫何騰蛟俱上疏乞保全，而劉良佐並言太子童氏之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滅絕。

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童氏色喜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中視之，童氏一見知其姓名，而所言王宮事皆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曰：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勿令致斃。於是醫者進視不輟。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己干支，生三十二年矣。獄官詭爲之書符祈禳，童氏稱謝曰：『我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婦人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帝奔京師，亂童

氏出獄，不知所終。

當大悲之既誅也，王之明與童氏先後至，而同時有妖人衣冠爲道家裝，直入西長安門，門者止之，乃曰：『我天子也，女不聞黃牛背上綠頭鴨乎？』門者執之，乃爲癩狀，奏聞，杖而釋之。越一日，又一人衣青衣，入西華門，過武英殿，幾入西寧宮，乃太后所居也。閹人叱之，則云取御床來，吾今日御極。擒送錦衣衛，鞠之。自言姓名爲詹有道，南京人也。平居奉佛，佛擁之入宮，御極云云。奏上，命杖一百，刑畢，膚肉不傷，亦無聲，枷其項，則已死矣。

初上之見良佐疏也，曰：『朕元妃黃氏，先帝時冊封，不幸早世，繼妃李氏又死於難，朕卽位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知之？童氏冒詐朕妃，朕初爲郡王，何東西二宮之有？且稱是邵陵王宮人，尙未悉真僞？王之明爲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冒稱東宮，正在嚴鞠，果真實非僞，朕於夫婦伯姪之間，豈無天性？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芥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如毒害於血胤？朕夫婦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之頑童，淆亂宗社；宮闈風化攸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事，昭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而大兵已取盱泗，過徐州，駸駸乎及於儀揚矣！

左良玉在先帝時驕蹇縱賊，釀亡國之禍。及上卽位，數上書浸撓朝政。聞有太子事，上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殊奸臣馬士英爲名，陷九江。良玉死，復陷東流安慶。京師戒嚴，公侯伯分守城門，徵靖南、廣昌、東平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大鉞率兵巡防上江。大兵至，無禦之者。及大兵已至儀揚門，而士英輩皆謂無虞，且欲藉北兵以破左。楊維垣等請追卹三案諸臣，劉延元等二十一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殺周鏞，雷演祚於獄，棄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於市。時亨有清望，以阻南遷下獄。至是與從賊周鐘、武愫同殺以辱之。上曰：「朕爲天子，豈記匹夫夙嫌？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自今俱勿問。」文武諸臣復舉往事污奏章者治罪。都督黃斌卿等與左兵戰於銅陵，敗之，得功大破夢庚兵於板子磯，進封靖國公。世襲，加大鉞太子太保，諸將各陞蔭有差。

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鉞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奸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躡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躡殺之。乙

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於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殺之，城門晝閉。

帝之出奔也，羣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尙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皆馬阮黨也。晚節自全，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爲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卽位，起禮部尙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爲贊。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爲帝妃，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去。乙未，豫王營於郊壇，之龍率羣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

馬士英之走杭州也，杭州人不納，遂巡錢塘江上，而是時魯王監國於紹興，唐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山陰王思任以書抵士英曰：「閣下文彩風流，素所嚮慕。當國破衆疑之際，擁立新君，閣下輒驕氣滿腹，政本自由，兵權在握，乃不講戰守之事，而但以聲色逢君，門戶黨錮，以致人心解體，士氣不揚。叛兵至，束手無策，強敵來，則望風先遁，致令乘輿播越，社稷

邱墟。觀此茫茫，誰執其咎？余爲閣下計，莫如明水一盂，自刎以謝天下，則忠憤之士，尚可相原。若但求全首領，亦當立解兵權，授之守正大臣，呼天搶地，以招豪傑。今乃逍遙江上，效賈似道之故轍，人笑褚淵，齒已冷矣！且欲求奔吳越，夫吳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汙之地也！吾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士英尋入浙東，持兩端觀望，既屢戰敗，則與總兵方國安、大學士方逢年北降，然猶與隆武通，爲大兵所覺，駢斬於黯淡灘。

大鍼自蕪湖走浙江。先是大鍼已先士英降矣，金華人朱大典以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城守，而大典故督師南中，與大鍼同事。至是大鍼抵金華，自言窮迫來歸，大典憐而納之。大鍼爲內應，金華破，屠之。大典自殺，闔家五百人皆自焚死。大兵遂連收金衢諸郡縣，將踰仙霞嶺，抵青湖下壁，會大鍼有微疾，軍中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公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鍼艷然變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鍼下馬步行，趨捷如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之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翁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於石上遂死。其家人最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

竄，遍覓無棺，閱一二日，乃昇大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蟲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

嗚呼！南渡立國一年，僅終黨禍之局！東林復社多以風節自持，然議論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禍，卒致宗社淪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誅哉？

自當時至今，歸怨於屏主之昏庸，醜語誣詆，如野史之所記，或過其實。而餘姚黃宗羲、桐城錢秉澄，至謂帝非朱氏子，此兩人皆身罹黨禍者也。大略謂童氏爲真后，而帝他姓子，詐稱福王，恐事露故不與相見，此則怨懟而失於實矣！觀帝言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流離顛沛之餘，不能絕衾裯之愛。一則幸舊好之猶存，一則憤僞託之妖妄，皆未可知也。而王之明一事，至今猶流傳以爲真。余得備著其說以告世焉：太子性仁弱，生十年，行冠禮，執圭見羣臣，進止不失尺寸。旣講學，出居端敬殿，諸臣進講章，上親爲刪正；太子於經籍多宮中所講習，書法尤工。旣長，元旦早朝，未嘗不在側，上有所誅賞，引之共視。且曰：『羣臣所上書，其意多爲人營私解救，而故用浮詞嘗我，勿爲所欺也！』太子母弟二，次爲懷隱王，次定王，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年與鈞，田貴妃出也。當賊之陷京師也，上御便殿坐，命宮人曰：『傳主兒來！』主兒謂太子二王也。太子二王猶常服入，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持敝衣至，上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而告曰：『女今日爲太子，明日爲常人，亂離之後，匿形迹，藏姓名，遇老者

翁之少者伯叔之萬一得全來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言也！太子二王及左右皆哭失聲，班亂上起入后宮，后已崩。上尋傳硃諭至文淵閣，命成國公朱純臣輔翼東宮，會閣臣皆出，中官置硃諭案上而去，純臣與太子皆不之知也。賊入得硃諭於閣內，即收純臣殺之。純臣無他技能，上徒以其元勳班首，故託以太子，而太子爲賊所得，羈於賊將劉宗敏所。李自成之西竄也，人見太子衣緋乘馬，隨自成後。

初左懋第之北使也，密書與史可法，言太子在燕京，而可法先是亦誤以王之明爲真太子，嘗上疏爭之；及得懋第書，自悔爲書與馬士英具述懋第語，且言一時有僞皇后僞東宮二事，深可怪歎！士英因將可法書刊而布之。初賊之以太子出也，不知何以得脫於賊，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烈后父，太子外祖也。是時太子姊長公主養於奎家，相見掩面哭，奎舉家拜伏稱臣。已而奎懼禍，言於官曰：「太子不知真僞，今在奎家，奎不敢匿也！」因徧召舊臣識之，或謂爲真，或言爲僞，謂爲真者皆死，太子絞殺於獄中，朝中皆言其謀出大學士謝陞。陞崇禎中位至宰相，予告家居，宏光時，加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而陞已北行矣。至是都人圍其第宅而詈之，陞不安，請告去，尋死，自言見錢鳳覽爲厲而殺之。錢鳳覽者，亦言太子爲真被殺者也。先是宏光元年二月，傳言太子及二王皆遇害，及諡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

王曰悼而二王不知所終。

謹按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心太子之象。郝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至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離者爲主器已亡之象。嗚呼，明之亡也，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

汰存錄紀辨·專載

原序云：『夫名教之存，存於賢者；然不存於賢者之口，而存於天地不易之正氣。天地不易之正氣，無他焉，理而已矣。此非特不賢者不能倒置，雖賢者亦不能增損也。不賢者而欲倒置，益見其非；賢者而欲增損，則失其是矣。吾鄉夏子彝仲，素爲海士之同學，而爲忠襄竹亭之所許可。遭變捐軀，潔身自靖，其子存古，復殉難南都，一家節烈，爲千古之完人無疑也。乃身歿之後，有所謂幸存錄者出焉。論若和平，意實顛倒，黃子見而懼焉，以爲此小人之嚆矢，不可以不辨而論之。』

『余曰：「此殆非夏子之言，其爲小人附會之言也。夫夏子自戊午以後，立身本末，天下皆知之。雖平生和厚，而疾邪扶正，不減臥子。而是錄矢口而論，大非生平。意者憮壬之夫，見夏子死難之後，無子無孫，無兄無弟，而其人品足以表著古今，其論足以取信於當世，於是託而誣焉，以爲可以因是而淆是非之實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賢，決無此錄；夏子而實有此錄，亦未得卽爲賢者之定論也。故使夏子而實有此錄，亦未得損正人之毫末；而况其未必然耶？夫鏡

已懸矣。石已出矣。魅於何藏？而於白日之中，猶爲昏夜之惑，而且援末以誣其本，借僞以傾其真；後人奚適從焉？噫！變革之後，每多僞書惑世誣民，關係不小。黃子信以爲實而辨之，其爲名教之閒也大矣。凡負天地之正氣者，但信其理，無徇其人；理之邪正有乖，則言之真僞可從而辨矣。由此言之，卽無汰存可也。」

同學巢鳴盛端明氏識

原按云：「近見野史多有是非倒置者，推原其故，大略本於夏彝仲允彝幸存錄。彝仲死難，人亦遂從而信之。豈知其師齊人張延登，延登者攻東林者也。以延登之是非爲是非，其倒置宜矣。獨怪彝仲人品將存千秋，并存此錄，則其爲玷也大矣！謂之不幸存錄可也。晚進不知本末，迷於向背，余故稍摘其一二，所以愛彝仲耳。」

南雷居士黃宗羲識

彝仲曰：「兩黨之最可恨者，專喜逢迎附會；若有進和平之說者，卽疑其異己，必操戈攻之。」又曰：「二黨之於國事，皆不可謂無罪。平心論之，始而領袖者爲顧、鄒諸賢，繼爲楊、左，又繼爲文、姚，最後如張溥、馬世奇輩，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而攻東林者始爲四明，繼爲元、趙，繼爲崔、魏，又繼爲馬、阮，皆公論所不與也。東林中亦多敗類，攻東林者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然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東林之持論高，而於籌邊制寇，卒無實著。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然未嘗爲朝廷振一法紀，徒以伎刻勝，可謂之聚怨而不可謂之任怨也。其無濟國事，兩者同之。」

耳。

愚按君子小人無兩立之理。此彝仲學問第一差處。毅宗亦非不知東林之爲君子，而其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東林者之爲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東林，故參用之。卒之君子盡去，而小人獨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國者，和平之說害之也。彝仲猶見不悟，反追惜其不出乎此，可謂昧於治亂之故矣。且君子亦辨其是非邪正耳，此而是也正也。則異己者之必爲非與邪，今必以其未知和平也，使正者有資乎邪，是者有資乎非，猶可謂之君子乎？

夫天下之議論不可專一，而天下之流品不可不專一也。故同異之在流品，議論兩者相似而實遠。如宋之洛，蜀，議論之異也；漢之黨人宦官，其異在流品，不在議論。在議論者，和平之說，未可盡廢；在流品者，此治彼亂，問不容髮，如之何其和平也？假如三案，外視之，議論之異耳！然主瘋癲者鄭氏之私人也，主進藥安選侍者崔文昇，魏忠賢之私人也，其異在流品矣。彝仲乃欲以洛，蜀之論而談東漢之黨錮，以東林攻東林爲兩黨，真若此，銖彼兩者，無怪乎其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彝仲亦知攻東林者領袖之爲小人，而謂其間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天下有清操獨立者而肯同於四明，同於奔趙，同於崔，魏，同於馬，阮乎？肯同於小人而謂之清操獨立，

吾不信也。於此而講和平，是猶怪李杜以曹節，王甫爲異己也。

東林之名，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倚附者亦不過數人耳，以此數人者而名爲黨可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奄人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由此而逆推之，則劾江陵者，亦可曰東林也；劾分宜者，劾劉瑾，王振者，亦可謂之東林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攻東林者加之名目而已矣！今必欲無黨，是禁古今不爲君子而後可也。

東林中多敗類，夫豈不然？然不特東林也，程門之邢恕，龜山之陸棠，何獨異於是？故以敗類罪東林，猶以短喪竊屨毀孔孟也。彝仲以籌邊制寇，東林無實著；夫籌邊制寇之實著在親君子遠小人而已。天崇兩廟，不用東林以致敗，而責備東林以籌邊制寇，豈彝仲別有功利之術與？

張差之事，彝仲曰：『東宮侍衛蕭條，至外人闖入，漸不可長，諸臣危言之，自不可少。顧事聯宮禁，勢難結案，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二說互相濟而不得兩相仇。』又曰：『國戚凶謀，顧不用鳩而用挺，不用中官而用外人，皆情之所無。』

愚按張差一案，當參以王曰乾之案而後明。先是王曰乾告變，已有龐保，劉成二闖姓名。

使差果瘋癲也，其所招姓名安能與之暗合？謂差仇此二閣，不應王曰乾亦仇此二閣。若二閣不與聞其故，則神宗何難出此二閣，使廷臣訊鞫，以暴白鄭氏之心迹於天下而滅口禁中乎？且其時訊鞫張差者，無不得賂，而以吳中彥爲囊橐，試問此賂出之誰氏？而誰氏何以出此賂乎？事之明顯如此，有何葛籐？今於水落石出之後，彝仲猶爲此言，何也？江右王猶定語余：當時張差尙同一人闖入，名婁光義，前門兌錢爲業者也，以多力得脫，亡命江湖，猶定會跡之，然亦不必須此爲證也。當是時，鄭氏爲謀，無所不極，巫蠱毒梃，交發並至，彝仲疑其術之未工，則閣樂之殺二世，伶人之困莊宗，無不可疑矣！田叔之燒獄辭也，以太后在上，而梁王又弟也，今以神宗之妾爲人臣者，正當格其蠱惑之心，何嫌何忌？在田叔爲錫類，在此爲逢君，不當以之相比。

彝仲又曰：『某處分之法，不過以二閣結局。』夫得二閣者，王公之案之力也。微王公且不及二閣，以王公而得二閣，尙曰瘋癲，曰仇口，而肯以二閣結局哉？

彝仲曰：『東林奏李可灼進藥，懷不軌心，方從哲故賞之，其論爲太過。』愚按紅丸一案，亦當參以崔文昇之進藥而後明。當光宗憑几之日，紅丸進與不進，皆不可爲。故李可灼者庸醫之殺人也。其所以使光宗至於此者，蠱之以美色，決之以利劑，則鄭氏與鄭之私人崔文昇

等爲之。至是不用梃而用鳩，不用外人而用中官。彝仲豈又以爲情之所無乎？是故紅丸而效，非從哲之所喜也；紅丸而不效，亦非從哲之所惡也。從哲之主者在鄭氏，而以議之爲太過乎？

彝仲曰：『賈繼春言先帝至孝，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亦未可盡言其非，然宮之應移，似屬定禮。』愚按彝仲既知宮之不可不移矣，而又以爭移宮者之爲調停何也？夫調停之說，有過當而後生焉，選侍不過移宮耳，有何痛苦，有何不得其所，而煩外廷之調停哉？就使繼春無所窺伺，無所指使，亦是宦官宮妾之愛其君，沾沾而爲之計慮，分香賣履之事也。彝仲之見陋矣。

彝仲曰：『李三才少負才名，爲山東藩臬極有名。余館於山東，李已去二十年，民歌思之不忘，謂大奸大盜皆李所擒治殆盡，民得安生也。王錫爵特召時，手疏甚密，三才鉤得之，洩言於衆，謂錫爵以臺省爲禽獸，臺省由此益攻錫爵。三才多取與，結客遍天下，顧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意其真足以幹國矣。』又曰：『三才負才而守不潔，及爲淮撫，垂涎大拜，挾縱橫之術，與言者爲難，公論益絀之，而東林受累不小。』

愚按李道甫在部郎，則以救魏懋忠謫；在藩臬，則去而民思之；在淮撫，則稅關鼠伏不敢動；真幹國之才也。其取友則顧端文救之於被劾，劉忠正薦之於既廢，獨小人言其貪耳。然身

死之後，書畫亦拆賣殆盡，貪者固如是乎？彝仲於賢者之言，漫不加省，卽身所歷之見聞，亦不敢信；至小人之讒口，則拳拳奉之而勿失，不可解也。

彝仲曰：『楊維垣首參崔呈秀，不宜入逆案。』愚按定逆案者，諸公不學無術之過也；既不足以制小人，徒使小人百計翻之，兇於爾國，可不悲夫？夫逆案之定，以外官交結近侍也，而交結之源不去，猶伏火而蓋之以薪也。當時詠州爲交結之窟穴，瞬息相通，而楊維垣、徐大化爲之謀主，其呼應於南北者，則阮大鍼、喬應甲、賈繼春之徒，十數人爲之魁，其力既足以鉤致後進，而後進之急於富貴者，由之而得交結之綫索，故此十數人者雖不出，而出者皆其分身也。由是而議論終不可細，終毅宗之世，其名雖不翻，其實未嘗不翻也。若其時將此十數人者，聲其導源橫流之罪，可誅則誅之，其餘概以脅從之例，則逆案何必定哉？

楊維垣之參崔呈秀，正其膽風望氣，由交結而得之也。黃瓊之諫桓帝曰：『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越拜今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狎邪，自冀興盛，共構姦宄，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審別真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彝仲之言而然，則桓帝之侯周永，封黃門，亦未可非也。

彝仲曰：『王永光亦清執，王恭廠之變，其疏獨侃侃。崇禎初，爲冢宰，東林必欲逐而去之，

永光憤激爲難，引用袁宏勳，張道濬輩，再啓玄黃之爭，實已甚之故耳。『愚按小人不同，有把持局面之小人，有隨波逐浪之小人，虎彪十孩兒之類，隨波逐浪，吾所謂脅從者也。逆案內之楊維垣，徐大化等，逆案外之王永光，溫體仁等，把持局面，吾所謂魁之十數人者也。逆案既誅，逆案未定，楊維垣把持之；逆案已定，王永光把持之；皆紹述逆閹之政者也。袁宏勳，高捷，史澧一輩小人，翩翩而進，以錮君子而抑之，使爲己甚，則進君子退小人，皆不可矣。』

彝仲曰：『溫之秉政，臺省攻之者，後先相繼，皆以門戶異同，非盡由國家起見也。公平言之，不納苞苴，是其一長矣；庇私黨，排異己，亦未嘗爲之有跡。』愚按溫體仁之苞苴，巧於納者也。周延儒不巧於納者也。觀其身後之富，豈不納苞苴者所致乎？哀哉！毅宗之受其愚也！其在揆地，日以進小人退君子爲事，何可悉數？蔡，唐，薛，葉之私黨，猶謂無庇之跡乎？文，何，黃，劉之異己，猶謂無排之跡乎？從來姦相無有不庇私黨排異己者，唯體仁多一反復耳！愚嘗言有明之亡，方沈溫，蔡湖州之力也。

彝仲曰：『范景文謝陞於二黨皆虛，公不滯。』愚按得交於文貞，蓋無日不欲師法劉忠正者也。其在吏部，以爭先忠端公年例去官，於何而別其非東林乎？謝陞傳溫體仁衣鉢，謂其不滯於小人，陞亦不受也。蓋從來未有中立而不爲小人者也。

古今爲君者昏至弘光而極，爲相者奸至馬士英而極，不逮明者而知之也；有何冤可理？而彝仲稱士英立心疏闊，無殺人之意。夫周仲駿、雷介公，獨非其所殺者乎？左光先、呂大器、黃澍，獨非其所逮者乎？但不能殺之耳！天下稍定，則吾輩皆不能免。吾不知如何而始謂之欲殺人也。稱弘光寬仁虛己，然則晉惠東昏，皆足以當之。

彝仲謂：『張捷、楊維垣，死難，不得以其攻東林也而少之。』愚按維垣殺妾僞死，書名於柩，逃至中途，爲亂兵所殺，此小人之狡獪，適得其常，可無論矣。唯張捷傳聞縊死，鷄鳴山捷與馬、阮、楊、蔡朋比亡國，計無復之而死，其狗於天下，猶許綰之鼠首也。齊莊公之弑，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偃、堙，皆死。晏子曰：『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蓋言諸臣導君於不善也。捷非導君於不善者乎？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女何弔焉？』馬、阮之罪，甚於齊豹；捷之賊國，其於賊孟縶，是先聖所不許弔者也。以張捷之死，南都與王振之死，土木，同科者也。

民國 62 年 7 月
 登錄號 45388

31120003520722
 R 618 5675 v.13

東林本末 熹朝忠節死臣傳

R 618
 5675
 1→

45388

著者 Author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書名 Title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七)

借期 Date Loaned	借閱者 Borrower's Name	還期 Date Returned

45388

類 R
 號 618
 5675
 1→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62.1.20,000

